

浩瀚寒雪

作者: 楓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章《狂人》

第一章《狂人》

在一間客棧中，兩個門派弟子們因積怨而發生口角、打鬥，而客棧掌櫃的臉上卻不見驚慌之態，似乎早已司空見慣，反而分析起戰況，掌櫃自信道：「我預計今日會由鐵拳門勝出。」店小二略惶恐道：「為何？明明星辰派是江南第一大門派，規模更大，足足是鐵拳門的兩倍有餘。」

掌櫃似是炫耀般道：「你看！現場兩派人數相若，都是二十人左右，而弟子私鬥亦有分寸，不會用兵器，避免出人命，否則他們也很麻煩，而鐵拳門主要教授拳掌武學，星辰派弟子自然比不上他們的拳腳功夫。」

店小二回道：「對啊！但是他們如此一弄，打爛桌椅，今天也做不到生意了。」

掌櫃小聲說：「不過我們可以問星辰派索取賠償，他們勢大，加上掌門宮擎洋宅心仁厚，上次衝突就賠了五十兩，我們一個月營生也賺不到二十兩啊！」

掌櫃猜想不差，星辰派弟子果真節節敗退。

忽然，一名壯漢由客棧門口走入，約莫二十五歲，正值壯年，身材豪邁矯健，一身鮮紅上衣，配以黑色長褲，肩膀背着漆黑大刀，來勢洶洶，兩目炯炯有神，五官氣宇軒昂，儼如一派掌門。

壯漢運使深厚內力，豪聲道：「吾乃星辰派大師兄宮浩陽，有本事就來取我性命！」此話一出，現場眾人震耳欲聾，甚是嚇人，無不訝異他的無儔功力。

掌櫃臉色大變，縮入桌子底，膽顫心驚道：「今次佔不了便宜，反而搭上性命！」

店小二隨掌櫃入桌底，並不解道：「嗯？」

掌櫃接道：「宮浩陽為星辰派大師兄，號稱派內第一高手，為掌門宮擎洋侄兒，在江湖傳言中，毀譽參半，有人話其豪邁不羈，亦有人指他殘暴不仁，但唯一肯定的是，他實力靡堅不摧，甚至有人話他已經是天下第一，無論如何，遇到此等狂人，你只能等死或落荒而逃。」

掌櫃雙手合十，如祈禱般，輕聲喃喃道：「求神拜佛！他沒空理會我們，從今以後，我再不貪財了。」

客棧內的鐵拳門弟子資歷尚淺，只知宮浩陽比自己強，以為一擁而上，或可取勝，卻不知宮浩陽內力通神。

三名鐵拳門弟子用盡氣力，揮拳向宮浩陽左胸下腹，他亦不閃避，三個弟子只覺拳頭麻痺，似是擊中龐然大物，堅固無比，宮浩陽揮動黑刀，一記橫斬，力大無窮，三人走避不及，同時被腰斬，血肉模糊。

鐵拳門弟子本來就武功不高，拜入門派只為練武，高人一等，平生從未遇過這般生死相搏之境況，恐慌萬狀，部分跪地求饒，部分趁機逃走。

宮浩陽似無憐憫之心，刀法舞鳳飛龍，所向披靡，不及半刻鐘，鐵拳門二十餘人無一生還。

宮浩陽轉頭，訓斥星辰派弟子們道：「你們不勤奮練功，今日令星辰派蒙羞，罰你們一週不準吃午飯，日後若遇到強者，下場便如地上屍體般！」

弟子們唯唯諾諾，心有餘悸，本以為只是小打小鬧，殊不知，大師兄竟然殺光對面，紛紛暗道他真是一個怪物。

宮浩陽一掌打破掌櫃頭上桌子，眼神睥睨，並呼喝道：「就是你勒索星辰派！」

掌櫃跪地仰視着眼前狂人，求饒道：「豈敢，是誤會一場！」

店小二亦驚呼道：「我是新來的！甚麼都不知道！不要殺我！」

宮浩陽不屑地說：「都該死啦！」說罷就舉起黑刀，準備將兩人斬殺。

「且慢！」來自一名長相清秀少年，英姿颯颯，年齡二十出頭，一身青色長袍，神態超逸，身材勻稱，一副逍遙隱士形象，大有給人閑雲野鶴之感。

待續

第二章《陰謀》

第二章《陰謀》

正午時分，烈日當空，星辰派位於山腰的正門，有一男子相貌玉樹臨風，舉止風度翩翩，他雙手抱拳，道：「在下擊泉派世子沈憶寒，特來祝賀貴派掌門六十歲大壽。」

一青年打招呼道：「歡迎來臨星辰派！」青年望落敦厚正直，篤實穩重，眼神透出絲絲堅毅，比宮浩陽大了兩三歲。

那青年又道：「在下是星辰派三師兄文韜星。」

沈憶寒說：「久仰！文大俠用一套伏虎降龍掌名震江湖，今天終有幸一見。」

文韜星急忙回：「不是！我派大師兄威名更廣，沈先生，請隨我入殿。」

沈憶寒聽出弦外之音，暗道：「難道他想諷刺宮浩陽狂妄自大？聽聞文韜星為人木訥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今日一見，傳言果然屬實。」

沈憶寒坐在迎客殿等待著，忽然，有兩名弟子在門外，竊竊私語，其中少年道：「大師兄真是霸道！」

沈憶寒坐姿端正，表情絲毫未變，耳朵卻偷聽起來。

另一人年齡較大，回道：「放寬心吧！大師兄性格如此，我入星辰，已有六年，從來他只對三個人謙恭有禮。」

少年弟子問：「是哪三人？」

「對！你只來了一個月而已。」青年弟子回：「第一個自然是掌門，第二個便是二師兄，你見過嗎？」

少年弟子：「前日在後花園見過一面，但並不了解。」

「未了解也不出奇，二師兄全名是李宇瀚，他久住深山，深入簡出，聽聞他本是街頭孤兒，十歲時被掌門收養，自小與大師兄一同習武，感情甚篤，二師兄寡言內斂，無人見過他與人動手，最近二師兄為祝賀掌門生辰，才留在派中。」青年弟子說：「而第三個就是掌門之女，宮妍雪，她美如冠玉，琴棋書畫，詩詞歌賦，樣樣皆通。」

「附耳來。」青年弟子小聲道：「大師兄喜歡妍雪大小姐，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但傳聞大小姐對二師兄芳心暗許，兩兄弟之間因而疏遠。」

在星辰派內殿，宮浩陽跪在地上，旁邊站立一名英挺少年，而前方不遠處，一中年男人端坐在椅子，年近六旬，鬢髮銀白，眼神肅穆，不怒而威，正是江南第一大派掌門宮擎洋。

「鐵拳門與本派領地接壤，素有糾紛，因此，門下弟子時有私鬥，但情況尚算可控，從未有人死亡。」宮擎洋斥道：「可是，今日早晨，你竟然殺害鐵拳門弟子二十三人。」

宮浩陽不卑不亢回道：「師父，出來行走江湖，自己技不如人，被殺是自然之事，又可以怪誰呢？」

宮擎洋又道：「那掌櫃和店小二呢？他們只是做生意，你也要殺，幸好瀚兒及時阻止。」

李宇瀚道：「師父息怒，浩陽只是一時衝動。」

「師父啊！」宮浩陽大聲說：「掌櫃和店小二為何不向鐵拳門索償？正是他們看中師父老人家你仁慈，自以為可以任意勒索星辰派。」

宮擎洋大怒，拍桌道：「你還不知錯！我沒有濫殺無辜的徒弟！」

宮浩陽見師父如此生氣，心中不忍，低頭不語，半晌，小聲說：「師父我知錯了。」

宮擎洋態度軟化，又道：「陽兒，你應該學下韜星，他武功雖不及你，但他心存俠義，江湖傳言都是韜星如何行俠仗義。」他又眉頭一皺，說：「罷了！你先退下，瀚兒留下。」

宮浩陽暗罵文韜星也只是一個呆子，亦不便發作，只好默默步出大殿。

宮擎洋語重心長地道：「瀚兒，我打算將傳掌門之位給陽兒，他是百年一遇的武學奇才，實力驚人，可保星辰不失！」

宮擎洋嘆氣道：「不過陽兒太桀驁不馴，我放心不下。」

他又道：「為師知你一心遠離紛爭，練劍只為強身健體，但我希望你可以留下輔助陽兒，勿讓陽兒做錯事。」

李宇瀚面有難色，似是思考，說：「請師父給點時間徒兒考慮。」

宮擎洋又道：「好吧！鐵拳門慕容掌門，老來得女，五日後會舉行百日宴，屆時，我合該親上鐵拳門，為陽兒妄動賠罪。」

辰時，眾人皆在大廳等待宮擎洋，主持六十歲大壽，但遲遲未見掌門人影。

宮浩陽問一弟子道：「掌門呢？」

那弟子回：「掌門先去與大小姐吃晚飯。」

宮浩陽又問：「當時是甚麼時辰？」

弟子回：「卯時。」

宮浩陽心生疑惑，用膳怎花了一時辰之久？師父從不遲到，加上今日是師父壽辰啊！

宮浩陽便往妍雪房間，途至後花園時，遇到李宇瀚，逐一同前往，兩人走至宮妍雪房間附近，外面觀之，門窗緊閉。

浩陽輕力叩門，道：「師父，眾人等着慶祝師父你達到耳順境界。」

房間內並無回應。

浩陽說：「難道房中無人？瀚，我破門好嗎？」

宇瀚回：「無妨。」

浩陽用力一撞，房門應聲而破。

眼見一名中年，倒臥在地上，頭被強行套入了尿壺，正是宮擎洋，宮妍雪則平躺在床上。

浩陽和宇瀚同時急道：「師父！妍雪！」

宇瀚拉出宮擎洋頭上尿壺，方發現他咽喉被割，已氣絕身亡。

浩陽則觀視妍雪狀況，她只是暈倒，並無大礙，但她手上還握着一把沾血匕首。

宇瀚和浩陽同時想到。

密室殺人。

待續

第三章《嫌疑》上

第三章《嫌疑》上

宮浩陽和李宇瀚馬上找來派內長老許子穆，他是掌門宮擎洋的師兄，不苟言笑，目光深邃，白髮蒼蒼，看似七旬高齡，身穿一襲純白衣袍。

許子穆雖是沉穩，但看到宮擎洋遺體時，仍是失態，急道：「師弟！」

許子穆立即質問道：「到底發生何事！」

浩陽和宇瀚如實相告。

三人安置了宮擎洋遺體，又拾取妍雪手上兇器，將她轉移至其他房間，並發現桌上的飯菜中有蒙汗藥，能使人昏迷不醒。

宮浩陽說：「師傅過世的情況，請勿告訴妍雪，免得她更加傷心。」

李宇瀚和許子穆回：「好。」

星辰派大廳內，眾弟子議論紛紛，交頭接耳，人心浮動，甚至有人小聲說：「難道是大小姐殺害了掌門？」

「胡鬧！」宮浩陽怒斥：「誰說的？」

偌大的大廳，頓時鴉雀無聲。

浩陽恐嚇道：「假若我再聽到半句謠言，我定將其碎屍萬段！」

眾弟子知道大師兄並非只是恫嚇，他真的做得出，眾人皆膽顫心驚，手心冒汗。

宮浩陽又道：「師父不幸仙逝，現在我宣佈，我繼位掌門之位！」

許子穆本沉默不語，似是思考，終於開口道：「浩陽，如此不妥。」

宮浩陽不耐煩地說：「師伯，我是大師兄，武功亦屬我最高，當然該由我執掌星辰！」

許子穆淡淡說：「如今掌門遭刺殺，兇手能不動聲色做到，想必星辰有內鬼！」言下之意是指宮浩陽也有嫌疑。

許子穆又道：「而武功未必由你一人獨佔鰲頭。」

宮浩陽反問：「那你以為呢？」

許子穆：「宇瀚淡泊名利，絕做不出殺師奪權之事，又劍法蓋世，我提議由他接任掌門。」

宮浩陽本以為許子穆會推薦他徒弟文韜星，結果卻是提議宇瀚，浩陽一時詞窮，不知該如何反駁。

李宇瀚罕開金口，說：「我不是做掌門材料，不如由我、浩陽和許師伯三人，先暫待副掌門之位，互相監察，再從長計議。」

許子穆慢道：「老朽年老，就由你們兩個當吧，不過妍雪須留在房中，我派星兒去保護她。」

宮浩陽打算反駁之時，李宇瀚卻附和道：「好！文師弟武功高強，定能保護妍雪。」浩陽只好把說話吞回肚中。

眾人散去，只剩下宮浩陽和李宇瀚，浩陽似是有話要說，突然，一陣敲門聲，一道人影進入，正是一名眉清目秀的青年，目測三十有二。

青年打招呼道：「你們好。」

宮浩陽警誡地問：「你為何在此出現？」

李宇瀚問：「浩陽，你認識他？」

宮浩陽回：「曾見過一面，他是擊泉派世子沈憶寒。」

沈憶寒說：「我本是為祝賀令掌門六十大壽而來，但昨晚傳來令師身亡的消息，文大俠叫賓客們留在客房，不過我出去透下氣，不知不覺就走到此地。」

宮浩陽：「哦。」

沈憶寒話鋒一轉，問道：「我可以去查看事發地方嗎？」

宮浩陽怒道：「你有甚麼企圖！」

李宇瀚平靜說：「浩陽勿衝動，先聽他說說。」

沈憶寒接道：「我曾處理過幾宗奇案，或可查清令師被害真相。」

宮浩陽心想有自己和宇瀚監察，不怕他動手腳，便允許。

房間內有一個衣櫃、一張床、一扇屏風、一張桌子和四張椅子，尋常不過。

沈憶寒發現衣櫃旁的牆有裂紋，道：「你們看。」指向那縫隙。

三人移開衣櫃後，果然有一個的洞，長一尺五寸，闊一尺，直通外面。

沈憶寒思索道：「雖然只有小孩身體大小方可通過，但如果成年男子有修練縮骨功，或有可能做到。」

」

宮浩陽肯定道：「定是如此！兇手先下藥迷暈師父和妍雪，進入房間，殺害師父，嫁禍妍雪，再從此洞爬出房間，制造密室假象，但兇手出去後，不便拉回衣櫃，於是留下裂紋之破綻。」話甫落，他握緊雙拳，怒火似是可焚毀天下萬物。

李宇瀚心中仍抱有質疑，認為沈憶寒有些可疑，時機出現得太巧合，但並沒有出聲。

沈憶寒又道：「但一切都只是推斷，亦沒有指證兇手的證據。」

待續

第三章《嫌疑》下

第三章《嫌疑》下

宮浩陽欲探望宮妍雪，走至她的新房間，文韜星卻守在門口外，不許浩陽內進。

宮浩陽斥道：「文韜星！你是甚麼意思？」

文韜星平靜回：「師父吩咐我守在此，沒有師父允許，甚麼人都不能進入。」

宮浩陽威嚇道：「你擋不住我！」

文韜星毫無怯色，回：「你大可一試。」

宮浩陽知道這個死呆子甚麼都不怕，但為人正直，絕不是內鬼。

忽然，房內傳來陣陣抽泣聲，宮浩陽心想，妍雪必定已知道師父離世的消息。

宮浩陽仔細檢查房間四周，皆沒有破洞，他大叫道：「妍雪！我會盡快令兇手伏誅！你等我！」說罷轉身離去。

宮浩陽心愛著妍雪，雖然知道她喜歡宇瀚，但仍然祝福她，現在看見她變成殺父的疑犯，十分心痛，妍雪被困在閨房，美其名為保護，實際為軟禁。

宮浩陽咬齒罵道：「許子穆那個老不死！他已經當妍雪是兇手，瀚還不與我站在同一陣線！」

宮浩陽心中不禁起有三分妒忌，明明自己比宇瀚更愛妍雪，他可為妍雪對抗天下人，宇瀚則未必做到，他暗道定要盡快為妍雪洗脫嫌疑，還她公道。

黃昏時份，後花園有一青年，手握翠綠長劍，正在使出劍招，劍鋒如雨滴下，輕盈無比，他，正是李宇瀚。

宮浩陽走近，叫道：「瀚，我有事要與你商量。」

李宇瀚聽後便收劍回鞘。

宮浩陽道：「瀚，我知道宇瀚非你本名。」

李宇瀚回：「你想說甚麼？」

宮浩陽說：「是師父替你取的，我有浩，你有瀚，取浩瀚大海、無邊無際之意，正是師父老人家知道我們潛能無窮，期待你我互相砥礪，武功大成之時，聯手光大星辰門楣！」

宮浩陽又道：「如今師父被鐵拳門謀害，你還不隨我一同為師父報仇，滅鐵拳滿門！」他說此時，意

氣激昂，眼中更滲有淚光。

李宇瀚反駁道：「你不必偷換概念，我不會攻擊鐵拳門，你根本證明不到師父被害一事與鐵拳門有關，就算有關，都是上層領導指使，底層弟子、僕人何辜，何必滅人一派。」

宮浩陽微愠回道：「你太迂腐！就算我未有證據，但弱肉強食，此乃自然規律，我若夠強，單獨一人就可以殺光他們！」

李宇瀚語氣堅定道：「浩陽，我奉勸你一句，勿鑄成大錯！」說罷就自顧練劍，不再回應。

浩陽見聯手無望，遂拂袖而去。

宮浩陽走後，李宇瀚放下佩劍長青，坐在地上，若有所思，良久。

宮浩陽在自己房間，暗道：「鐵拳門上下有二百餘人，只有我一人去，太勉強了，現今師父被暗殺，妍雪遭誣讎陷害，星辰派陷入混亂，最大利益者，就是鐵拳門，瀚卻不肯助我一臂之力。」

思緒及此，宮浩陽難免火冒三丈，怒道：「可恨！」

待續

第四章《俠義》

第四章《俠義》

文韜星出生於尋常農民家庭，與外公、母親一同生活。

五歲時，韜星問道：「娘親，為何街上玩伴都有爹親？那我的爹親呢？」

娘親冷冷回：「他在你出生不久就病逝了。」

外公常言道：「野夫怒見不平處，磨損胸中萬古刀。」

文韜星年幼，不解其意，就問：「娘親，這句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母親向韜星解釋道：「外父少時，年少氣盛，在街上見有女子被三個惡霸調戲，那班歹人還想拉她去後巷玷汙，你外公看不過眼，幫人出頭，結果外公被打至重傷，那女子早已離去，街上無一人肯救助，外公就在寒風刺骨的天氣，昏死了一日一夜，落下了病根，每逢下雨，外公就會咳嗽、胸口痛。」

母親趁機說教道：「所以他就常說這句話，提醒自己勿再強出頭！」

實際上，母親為兒子取名韜星，是希望他如星閃爍，同時要韜光養晦，保全自己。

文韜星在七歲那年，外公途經市集，撐着拐杖，步履蹣跚，前方不遠處，見到一壯漢拉著一個約莫十歲的女孩，急急而行。

那女孩慌張大喊道：「我不認識你！快放開我！救命！」

市集雖是人來人往，但眾人見壯漢健碩，不願惹麻煩，皆裝作不見，袖手旁觀。

忽然，一老人用拐杖打那名壯漢，壯漢惱怒，揮拳打中老人，女孩趁機逃跑，他欲捉回來，豈料老人死命拉著他雙腳。

壯漢怒火中燒，一手拎起老人，一拳一拳，全力打落老人胸口，老人體弱，豈能承受，肋骨全碎，癱在地上，奄奄一息之時，忽聞遠處傳去，一道稚嫩聲音，哭喊道：「謝謝老伯！」

老人永遠閉上了眼睛。

文韜星母親沒有傷心的時間，將外公遺體安葬後，她要照顧韜星和辦理農務，分身乏術。

翌年六月，母親積勞成疾，也離開人世。

母親在床上彌留之際，仍不忘叮囑道：「星兒，莫做一刻鐘的英雄！」

後來文韜星遇到許子穆，不知為何，許子穆非收他做徒弟不可，結果拜入星辰派，韜星年齡比宮浩陽、李宇瀚大，但正式入門的時間遲，輩份較小，所以為三師兄。

夤夜時份，月黑風高，文韜星奉師父之命，守在宮妍雪房門外，忽聞數下碰撞聲，上前觀視。

在走廊轉角處，發現一名蒙面黑衣人，身材魁梧，身上並無武器，地上已有兩名弟子屍體，似乎死於雄厚掌勁，黑衣人一霎欺身眼前，掌風迎面而來，韜星急忙格擋。

文韜星武學天賦普通，許子穆對他嚴厲非常，可是他為人耿直，練功認真，每日花六個時辰練武，日積月累下，文韜星功力已有大成，內力精純，出類拔萃，江湖之中，罕有敵手，單憑拳掌功夫，宮浩陽也未必能勝他分毫。

但是文韜星與黑衣人交手，處處受限，文韜星一掌拍往黑衣人，雷霆萬鈞，黑衣人握他手腕，輕拉一推，卸力轉勁，竟使剛猛掌力全化於無，文韜星全力攻擊數次，無果，反觀黑衣人卻遊刃有餘，似乎還保留了實力，文韜星卻連對方武學內功也不知。

文韜星心想：「此人武學修為在我之上，招式精巧，難道他就是殺害宮師叔的兇徒？如今我連大聲呼叫的空隙也沒有，我若敗，妍雪定然兇多吉少，我要搏一場！」

文韜星趁隙近身，並運起十成功力，雙手拍往黑衣人胸口，黑衣人始料未及，急忙接掌，方知原來他想比拼功力，暗呼中計。

比拼功力時，文韜星和黑衣人皆須用全部功力，全神貫注，全力對抗，沒有一絲取巧餘地，雙方憑藉自己數十載的苦修勤學，一身深厚根基為本，豪賭一場。

黑衣人自以為文韜星不敢搏命，預計四十招後，便可輕取他，但黑衣人低估韜星的俠義，心想：「他竟然冒着經脈皆斷的風險，跟我拼命，我之內力高他一截，他必敗，但縱使我能勝，也消耗甚巨，再沒有餘力捉走宮妍雪，此就是他的圖謀嗎？」

黑衣人盤算著：「如今已騎虎難下，先求全身而退。」

內力較量中，文韜星勉力強撐，黑衣人亦無法速勝，戰局僵持不下。

就在雙方較勁，至關重要的時刻，文韜星聽到妍雪一聲尖叫，驚思道：「糟糕！難道還有其他殺手？」

文韜星心神一亂，內力散，頃刻潰敗，兵敗如山倒，承受黑衣人十成功力，頓受重創，被彈至三尺之外，吐出大量鮮血，地板被染得赤紅。

文韜星意識模糊，身體癱倒地上，如風中殘燭，任何有武學底子的人，只要彈指則可取其性命。

黑衣人暗喜自己消耗不大就得以脫身，地上青年已無威脅，雖然感覺他棘手非常，也暗暗佩服他的無私，敬重他之俠道，並沒有再下殺手。

宮妍雪手無縛雞之力，黑衣人單手一下已經制住她。

文韜星仍在地上匍匐掙扎，呢喃唸道：

野夫怒見不平處，磨損胸中萬古刀。

待續

第五章《危急》

第五章《危急》

寅時，李宇瀚在房間酣睡，突然被一陣急促敲門聲吵醒。

門外一弟子慌張大叫道：「二師兄！不好了！」

李宇瀚驚醒後，打開房門，問道：「發生何事？」

那弟子回：「剛才我和翊風，兩人一隊巡邏時，發現大小姐房間外走廊有數名弟子屍體，三師兄重傷昏厥，命懸一線，大小姐不見人影，似是被人擄走。」

那弟子接道：「我們馬上去通知長老，長老情緒激動，說一定要保住三師兄性命，無暇分身，便叫我們分別來找大師兄和二師兄你。」

李宇瀚急道：「你立即召集其他弟子搜索！」

未及那弟子回應，李宇瀚已經拾起佩劍長青，便走出房間，他輕功絕頂，飛簷走壁，讓人嘖嘖稱奇，不及一刻，已走出星辰派範圍，在山腳到處查探。

李宇瀚早已知道妍雪心向自己，但宇瀚也知道浩陽深愛妍雪，而自己與浩陽之間，兄弟情深，為了三人微妙的關係不被破壞，所以他刻意避開妍雪，甚至長住深山。

李宇瀚向來從容不迫，當下卻也心神紊亂，心中自責道：「我真是大意！本以為兇手找妍雪作替罪羔羊，眾人皆鬆懈，殊不知他竟然殺害師傅後，第二晚就來擒走妍雪。」

李宇瀚思緒一轉，驚道：「不對！他為何要嫁禍妍雪，又捉走妍雪，豈不是證明妍雪清白？兇手到底有何動機？」宇瀚只覺事情越是迷離撲朔。

蒙面黑衣人拉著宮妍雪逃走，但宮妍雪不諳輕功，拖慢腳程，李宇瀚在遠處看到兩人身影，馬上點燃手中火藥，以內力為輔，把火藥推至半空中引爆，煙火綻放，整座山皆可看見。

李宇瀚急起直追，就在即將追上之際，忽然，兩邊草叢冒出數十名大漢，手持鐮刀、鋤頭，阻擋前路，他們二話不說，就全力劈向宇瀚。

宇瀚見他們衣著似是農民，心想他們定是被人利用，宇瀚不想妄傷人命，並沒有拔劍，但是他震退一堆人，另一堆人就立即圍上，沒完沒了，他亦一時受困。

黑衣人和宮妍雪身影，快要消失宇瀚眼簾之時，後方傳出粗曠聲音道：「宇瀚，你快運功抵禦！」宇瀚一聽，立馬凝聚內力護體。

來者正是宮浩陽，他心知宇瀚身法飄逸，輕功更佳，便一掌打在宇瀚背上，助他突圍，同時大聲道：「快救妍雪！」

宇瀚借力脫離戰圈，青影飛越數丈，還急呼道：「別殺他們！」

宮浩陽怒目，瞪著壯漢們，威嚇道：「瀚叫我不殺你們！可他沒有說不可以斬下你們的手腳！」

李宇瀚追至一間客棧，這正是之前宮浩陽屠殺鐵拳門弟子的地方，掌櫃受此一驚，結束客棧營生，遣散店小二、廚子等人，回鄉養老。

李宇瀚推開客棧大門，內中空無一人，宇瀚心想黑衣人定是藏在陰暗處，伺機偷襲，雖是料得對方心思，卻無處可避，偏向虎山行。

李宇瀚行至樓梯處，眼見白衣少女坐在樓上走廊，手腳被縛，正是宮妍雪，宇瀚急步踏上樓梯，她急道：「後方！」

宇瀚感覺後腦勺一涼，似是深厚掌風，他急急低頭蹲下，堪堪避過奪命一掌，其後，順勢翻筋斗，右手撐樓梯板，左手握着長青，旋轉一圈，落地時，已經站在妍雪旁。

宇瀚未及為妍雪鬆綁，黑衣人已搶攻上來，拳掌霸道，招招兇猛，可是宇瀚身手非凡，從容閃避，黑衣人竟是處處落空，一身剛勁拳法，卻無用武之地。

黑衣人訝異此人實力高超之時，李宇瀚拔出長青，意在制敵，留力三分，劍鋒仍是銳利，劍勢時是劈刺，時是點撩，飄忽不定，黑衣人頓感壓力襲身，腳步踉蹌，左閃右竄，避其鋒芒，狼狽非常。

情急下，黑衣人用了鐵拳門的獨門拳法，化解攻勢，李宇瀚立道：「你是鐵拳門的人！」

黑衣人見身份暴露，心生一計，佯裝揮掌向宮妍雪，莫說用了多少功力，妍雪沒有武學根底，就算是輕輕一掌，她都要斃命。

李宇瀚見狀，飛身來救，黑衣人掌勢一轉，拍向宇瀚小腹，宇瀚避無可避，立刻以佩劍抵擋，鐵掌震飛其劍，身體被餘勁震傷，嘴角吐血，中門大開，危急非常。

黑衣人心想：「得手了！」他飽提功力，一掌揮往宇瀚胸膛，宇瀚接連後退，還是避不開，這一掌如驚濤拍岸。

宇瀚的劍術修為已臻化境，可他沒有浩陽的無儔內力，中此雄厚一掌，縱使不死，也要重傷。

危急間，宇瀚後方傳來一道聲音，急呼道：「小心！」他不是宮浩陽，又會是誰呢？

宮浩陽單手拉開宇瀚，替他對掌，輕易擋下那勢如破竹的一擊，但因蓄力不足，也要退後數步，反觀黑衣人被彈出數尺之遙，他見戰況不利，自己難以對抗兩人，遂借力而退，跳身躍過二樓窗戶。

剎那間，已逃之夭夭。

後來，宮浩陽解開妍雪身上繩索，她卻撲向宇瀚懷裡痛哭，喊道：「韜星哥哥為保護我，他...他...」

宮浩陽別過臉，心中不是滋味。

宇瀚知道浩陽介意，但也不忍推開那剛剛脫離危險的少女，只好安慰道：「你不用憂心，許師伯已全力醫治文師弟，師弟吉人自有天相。」

天色微晞，旭日初升。

待續

第六章《沉澱》上

第六章《沉澱》上

宮浩陽和李宇瀚二人帶著宮妍雪離開客棧，走至中途時。

李宇瀚道：「浩陽，你先護送妍雪回去。」

宮浩陽疑惑道：「那你呢？」

宇瀚回：「我先審問方才攔路的人們，你沒有殺他們吧？」

浩陽細語道：「我沒有造成致命傷，他們沒有亂動就不會死。」

宇瀚知道不殺已是浩陽的讓步，沒有深究下去，又接道：「剛才黑衣人用了鐵拳門武功。」

浩陽聽後大怒，道：「此人能打敗文韜星，加上方才他跟我對掌，功力頗深，鐵拳門只有兩人有此能為，就是掌門慕容灼光和其親傳弟子蕭珞玉。」

浩陽又道：「好！他們終於露出狐狸尾巴！」他眼眸露出光芒，不知是憤怒還是興奮。

宇瀚說：「你勿私自行動，如今我受了一些內傷，等我傷好，再作下一步動作。」

浩陽強壓心中憤慨，輕道：「我答應你。」

星辰派弟子們看守着那群攔路農民，正值壯年的他們，不是斷一臂，就是斷一腿，農民們用自己的衣服壓著斷肢處止血，全身顫抖，眼眸中充滿了恐懼。

一弟子其貌不揚，說：「你們這班卑劣小人，竟斗膽擄走大小姐！大師兄只是要拷問你們，才留你們性命，還有很多苦要你們吃。」

另一弟子道：「翊風，勿輕言。」

唐翊風回道：「少軒，我有說錯嗎？難道你同情這群人？」

殷少軒說：「你為何要如此咄咄逼人呢？」

兩人互不相讓，快要起爭端之際，一道身影從遠處飛入，甫落地，眾弟子齊道：「二師兄！」

李宇瀚詢問道：「情況如何？」

殷少軒稟報道：「弟子趕到之時，這群農夫已經斷手斷腳，我猜想是大師兄制服了他們，於是先看守著他們。」

李宇瀚回道：「判斷正確。」

唐翊風問道：「那大小姐安全嗎？」

李宇瀚答道：「浩陽已經送了妍雪回去了，我先來審問這些農民。」

李宇瀚走至農民們面前，問道：「是甚麼人派你們來？」

農民之中，有一青年，目測三十歲左右，他虎背熊腰，似是眾人的老大，他斷了左前臂，語氣卻是不卑不亢，道：「我叫陳文清，是附近一帶的農民，昨日中午，有個蒙面人委託我們攔路，他先付了二十兩，還說事成之後，再給我們二十兩，我未曾見過他的模樣。」

陳文清又道：「兄弟們跟我謀生，家中有老有小，你儘管殺我，請放他們一條生路。」

唐翊風大聲斥道：「你想得美！」

殷少軒勸道：「二師兄，我看他不像說謊，這些農民只是被人唆使，請不要殺他們。」

唐翊風反駁說：「你在說甚麼？若大師兄在，一定會殺光他們，以儆效尤，這樣江南百姓才會敬畏我們星辰派，不敢造次！」

李宇瀚思考片刻，說：「將他們帶回派內療傷，待其傷好，就放他們離開。」

唐翊風抗議道：「但是...」

李宇瀚未等唐翊風說完，就打斷道：「我不要見到他們，任何一人，失救而死！」

宇瀚語氣堅定，字字鏗鏘，翊風只好作罷。

宇瀚看着殷少軒，問：「你的名字是？」

殷少軒回：「弟子姓殷，名少軒。」

待續

第六章《沉澱》下

第六章《沉澱》下

眾弟子帶農民們往星辰派內醫館，可醫館內只有一名掃地少女，約莫二十五歲，她身穿粗衣麻布，長相端正，卻有些平平無奇。

那少女見狀問道：「發生何事？」

李宇瀚回道：「我是李宇瀚，這些農民們受了傷，急須醫治，各位醫者去哪了？」

少女說：「原來你就是二師兄！我名喚白水梅，聽說三師兄受了重傷，生命危在旦夕，長老便召集了全部醫者去了。」

宇瀚面露難色，白水梅輕道：「其實我也通醫理，我可以醫治他們。」

宇瀚有些驚訝說：「這樣就有勞了。」

白水梅從櫃子拿出止血草藥和紗布，她動手迅速，不到兩刻鐘，三十餘人皆包紮完成，她叮囑眾人道：「我只是替你們止血，要待傷口癒合才算安全。」

白水梅雙目盯着宇瀚，道：「二師兄似乎也受了內傷，我順便幫你診治吧。」

李宇瀚讚賞道：「白姑娘單憑觀視就知道我有傷，佩服。」

白水梅輕笑道：「哈！」

白水梅先替宇瀚把了脈，成竹在胸，其後，就在藥櫃前，三扒兩撥就取出所需藥材，李宇瀚也驚訝她診斷之快，醫術之高，比宇瀚之前見過的醫者還要優秀。

宇瀚不禁問道：「你有如此高超的醫術，為何只是幹丫環的活？我可以舉薦你作正式的醫者。」

白水梅不甘地回道：「我已經加入星辰派，已有五年之久，莫說我精通藥理，凡是男人能做的事，我也能做！」

李宇瀚一時不知如何反應。

白水梅接道：「但就因為我是女兒身，只能作掃地、整理藥材等的雜活，這是男人的天下！注定女子被壓迫！」

李宇瀚心中暗忖：「她有野心！她會是下毒的幕後黑手嗎？她還只是不甘被世道壓迫？待我試探一番。」

宇瀚問道：「我想請教一個問題。」

白水梅似是想就着剛才的話題，爭論一番，說：「請講。」

李宇瀚慢道：「你有甚麼藥會使人不醒人事嗎？」

白水梅沉默半晌，淡淡回：「我只會用藥，不會用毒。」

文韜星躺臥在病床。

許子穆坐在床旁的椅子，他雙目注視着韜星蒼白的面容上，一言不發。

一縷晨光從窗戶射入，剛好照在韜星的面上，他漸漸打開惺忪的眼眸。

文韜星有氣無力，慢道：「師父，妍雪呢？」

許子穆急忙回：「她沒事！宇瀚、浩陽已經救了她回來。」

文韜星如釋重負道：「那就好了。」

文韜星又問道：「我的傷勢呢？」

許子穆婉惜道：「這...星兒，你的內力抵消了部分傷害，醫者們花了一夜的時間，精心照料，這才保住你的性命，但是你經脈受損，武功盡失，恐怕日後連日常活動也不方便。」

文韜星眼神堅毅，慢說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文韜星兩目轉向窗外，一隻正在飛翔的雀鳥，自由自在，又苦笑道：「若母親在世，一定會罵我一頓。」

許子穆聽後一愣，遲疑道：「其實為師還有一事要對你坦白。」

文韜星說：「師父可以直說。」

許子穆斷斷續續道：「其實...我是你的...親生父親。」

文韜星疑惑道：「為何這樣說？」

許子穆解釋說：「這是真的，當年我與你母親相戀，情到濃時，珠胎暗結，未成親就有胎兒，我怕落人口實，所以我給了你母親銀子，到他地生活。」

文韜星眉頭稍皺，似是未能接受。

許子穆道：「可是你母親沒帶走銀子就離開了，我連岳父也找不到，我明白她一心避開我，加上彼時派內紛爭不斷，我忙於應對，沒有時間分身，找她一事就不了了之。」

許子穆接着說：「直至十八年前，我路經臨安，當時你在一間路邊攤子當店小二，我看到你面孔，很像你的母親，試探之下，確定了你的身份。」

文韜星嘴唇緊閉，沒有回應。

許子穆低頭致歉道：「對不起！當年我錯了，為了名譽拋棄了你母子倆，如今你可否改回姓許？認我這個父親？」

文韜星回：「不必了，我習慣跟母親姓文。」

許子穆頓時面如死灰，說：「我...」

文韜星卻又微笑道：「不過上天取走了我的武功，卻還了我爹親回來，算起來我賺到了！」

待續

第七章《鐵拳》其一

第七章《鐵拳》其一

江南某處街道，雖是人來人往，卻佇立一棵大榕樹，其樹幹枝葉遮蓋半條街道，那街道可是闊近十丈，榕樹之大，可見一斑，烈日當空，行人走得累了，汗流浹背，大樹遮陰，眾人便在那榕樹下休息片刻。

不知何時，榕樹下多了一位老人，他自稱說書人，在行人歇息之時，說起了江湖傳聞，眾人無聊，便聽來解悶，豈料說書人消息靈通，又分析得頭頭是道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在榕樹下聽故事，已是四周街坊的習慣。

一天，大榕樹聚集了四十人左右，都是聽故事的，眾人圍了一個半圓，正等待說書人開口。

只見說書人慢條斯理問道：「各位想知哪一派才是天下第一派嗎？」

眾人齊聲道：「想！」

說書人道：「莫急！莫急！待老夫娓娓道來。」

說書人說：「在江南，星辰派是傳統名門，從百年前開始，興盛至今，鰲頭之名，名符其實，星辰派有一狂人，相信各位定必亦曾有所耳聞！」

眾人嘩然，有人小聲話：「是他！」

說書人故意提高音量道：「那人便是宮浩陽！他雖是行事張狂，但其傲視群雄的實力，引得無數人慕名想拜入門下。」

眾人之中，一些默不作聲，一些則點頭認同。

有一位公子藏身在眾人之後，那公子相貌堂堂，臉上木無表情，目光掃視眾人反應。

說書人接道：「而鐵拳門則是在十年前，慕容灼光成為掌門之後才漸漸冒起，全因為這位掌門武藝精湛，鐵拳無雙，加上他用人有度，座下徒弟，有蕭珞玉、柳驚鴻和柳定鵠，合稱派內三大高手，風頭可說是一時無兩。」

那公子的衣著是一袍深藍儒服，低調優雅，手持一雪白羽扇。

說書人歎息道：「近年來，鐵拳門的門派規模已取代擊泉派，僅次於星辰派，至於擊泉派，當年擊泉派曾可與星辰派分庭抗禮，如今卻人才凋落，老夫也感唏噓不已！」

那公子才智絕倫，但只能用冷漠才能形容他。

說書人話鋒一轉道：「一個月後，星辰派的掌門宮擎洋舉行其六十大壽的日子，那可謂是武林一大盛事。」

那公子似是聆聽，似是沉思，更似是算計，他就是擊泉派世子沈憶寒！

鐵拳門中的練武場，地上是一個大圓形，圓的中間聚集了四十名新加入鐵拳門的人，當中有一青年身穿黑色勁裝，神態認真，正在指導新人一些學武的基本功，那青年名叫柳定鵠。

柳定鵠教授道：「出拳掌，必須要馬步穩扎，方能有力發勁！」

圓圈的外面，一名四十餘歲的中年坐在一張木椅，椅子樸素穩固，實而不華，那中年一身棕色長袍，表情氣定神閒，穩重沉著，卻有凜不可犯之威，他便是鐵拳門的掌門—慕容灼光。

慕容灼光身旁站立着另一名青年，那青年無論在長相、衣著，也跟柳定鵠十分相似，他就是定鵠的哥哥—驚鴻。

在鐵拳門中，驚鴻、定鵠已是門中高手，雖然他們之實力不及掌門慕容灼光和師兄蕭珞玉，但已是鐵拳門的中流砥柱，新加入的弟子皆先由柳氏兄弟挑選，汰劣留良。

慕容灼光問柳驚鴻道：「今年的新弟子質素如何？有誰特別優秀嗎？」

柳驚鴻回：「今年的弟子質素平均，沒有人特別出眾。」

慕容灼光正在觀察新一年的弟子，目光被一名少年吸引住，那少年看起來瘦弱如柴，看起來大約十五歲，外表弱不禁風，卻不是那少年引得慕容灼光格外留意的唯一原因。

慕容灼光走向那少年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那少年青澀地回：「你好！慕容掌門，弟子...弟子叫招財。」

慕容灼光若有其思道：「招財...你為何加入鐵拳門？」

招財弱弱地回：「我是家中獨子，父母目不識丁，務農為生，家境清貧，本來就是勉強度日，加上農作物失收，已無力養活三個人，所以我就...我就拜入門派，希望習得武功，讓父母可以生活無憂！」

慕容灼光鼓勵說：「只要你努力，你一定做得到！」

慕容灼光在與招財的對話中，令他想起自己與妻子那天折的嬰兒，雖然他不應該知道兒子長大的模樣，但他卻認為招財與自己的兒子很像很像，就好似招財就是自己兒子一樣。

忽然，眾人聽見一道柔和古雅的琴聲響起，無不聽得賞心悅耳，可是練武場空曠遼闊，一眼明瞭，望不見有人奏琴，一些弟子暗中佩服，自忖最近的房子也有兩里之遙，弄琴者功力不凡，方可使琴聲傳至此處。

慕容灼光眉頭稍皺。

柳驚鴻見狀道：「想必是師母。」

慕容灼光無可奈何：「她總是不肯休息！你和定鵠繼續訓練新人，我去瞧瞧。」

慕容灼光又道：「對了！你替我留意那個叫招財的少年，他若是勤奮練功，我想收他作我的閉門弟子。」

柳驚鴻：「是！」

待續

第七章《鐵拳》其二

慕容灼光走回自己房間，內中有一女子，女子三十有五，身穿紫色長裙，風韻猶存，雖不是青春少艾，面容上多了一份閱歷，儀態萬方，她席地而坐，雙膝架上一張瑤琴。

那婦女信手拔彈，靈巧素手在瑤琴上，划動細細琴弦，翩翩起舞，那箏音有如橋下潺潺的河水，餘音綿長，卻隱含有股淡然的莊重。

慕容灼光走至那女子面前坐下，輕聲道：「昕若，勿急練琴，你誕下女兒不久，身子還未完全復元。」

慕容昕若問道：「灼光，你知道我為何修練琴功嗎？」

慕容灼光思索一番後道：「為夫記得你曾說，小時候遭人拐帶，幸得有一老伯捨命相救。」

慕容昕若淡淡地回：「那個老伯不會武功，恐怕當日已經被那歹人打死。」

慕容灼光讚許道：「老伯捨己為人，亦不愧為鐵骨錚錚的男子漢。」

慕容昕若深呼吸說：「我感激老伯救命之恩，但是有能力才能行俠，若無相稱的武力，如何救人自救？所以那天脫險後，我便想盡辦法練武，就是想在武學大成之時，凡見路見不平，都能挺身而出，這才是俠！」

慕容昕若接道：「經過數十年勤修苦學，方練到一身深厚琴功，武學就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現在又豈能荒廢不練呢？我知道當年我們的兒子夭折，一直令你介懷於心。」

慕容灼光違心道：「哪有！」

慕容昕若悲切道：「你不用不承認，如今我已誕下女兒，你不用再自責了。」

房間內有一個小小木床，木床四周以各種綾羅綢緞包裹，柔軟非常，當中有一個可愛稚嫩的女嬰，安然入睡。

慕容昕若眼神轉向襁褓嬰兒，溫柔道：「我若不彈奏一曲，這個小淘氣又怎會睡得那麼甜？」

慕容灼光細聲道：「罷了！我說不過你，但你不可過度操勞！」

慕容灼光在內殿打坐，聽到門外有弟子說：「蕭師兄好。」

一青年推門而入，那人抱拳道：「師父，我回來了。」

慕容灼光喜道：「玉兒，你回來就好，你遊歷數月，有何見聞？」

蕭珞玉介紹道：「金陵，虎踞龍盤今勝昔，秦淮河艷絕江南；蘇州，小橋流水姑蘇城，江南商賈雲集

處。」

蕭珞玉又道：「一月前，我在蘇州一間首飾店舖，見到星辰派的宮浩陽與另一名男子爭執，弟子見是宮浩陽，於是留神觀察，原來他們同時看中同一支髮簪。」

蕭珞玉道：「那支髮簪上面有三顆彤紅翡翠，雖是手工精巧，但不算罕見，宮浩陽身旁有一個少女，那少女輕拉了宮浩陽手腕，她婉惜道：『我不要了，浩陽哥哥不要跟他爭了。』宮浩陽卻說：『千金難買心頭好，既然你喜歡，我一定要送給你！』」

慕容灼光反問：「那不是甚麼大事吧？」

蕭珞玉道：「我後來才探得那少女是宮擎洋的女兒，名叫妍雪，這原來不是甚麼大事，按理以宮浩陽在江湖的名氣，另一人應該會知難而退，豈料，那男子脾氣也是倔強，不肯相讓，結果二人爭論不休，便約定三日後比武，勝者得髮簪，敗者任憑對方處置。」

蕭珞玉又道：「那個與他們爭奪髮簪的男子是李家公子，那個李家正是經營著稻米生意，李陵白手興家，富甲一方，江南有一半白米都是由他們供應，彼時，斬龍刀柳玄裳在那李戶中作客。」

慕容灼光狐疑道：「柳玄裳？」

蕭珞玉回道：「正是他！柳玄裳最有名就是他的大刀，舞起刀時可是出神入化，弟子記得，師傅曾在數年前與他比武，師傅認為他的實力如何？」

慕容灼光回想道：「柳玄裳的確是一位刀法高手，當年比武，雖然不是生死相搏，但也絕非易與，為師要鬥至百餘招，才有空隙逼到他大刀脫手，從而取勝，但玉兒，你為何要問起呢？」

蕭珞玉道：「因為那李家老爺李陵相請了柳玄裳，替兒子出陣，李陵知道自己兒子不知天高地厚，加上宮浩陽也是武林有名的高手，特意請了柳玄裳，柳玄裳與李家有舊，不便拒絕，李陵以為這樣便萬無一失，縱使柳玄裳落敗，也能保他兒子全身而退，可是...」

慕容灼光又問：「可是甚麼？」

蕭珞玉回：「他們比武當日，徒兒在遠處觀視，斬龍刀與宮浩陽的黑刀，猛烈交擊，我在遠處也彷彿能聽見刀刃聲，柳玄裳刀法變化莫測，反觀宮浩陽刀勢簡單，返璞歸真，卻是每擊猶有千斤重，柳玄裳招招硬接，結果斬龍刀竟被黑刀斬斷了，刀斷本應人亡，驚天一刀在柳玄裳胸口留下一道深深刀痕，血如泉湧，他無力再戰，宮浩陽卻不殺他，反手一刀，李家公子身首異處。」

蕭珞玉又道：「待宮浩陽走後，弟子便救柳玄裳到李家療傷，並帶回李家公子屍體，李陵得悉他兒子死亡後的表情，說不清是悔恨或憤怒，重要的是，我們可以藉此拉攏李家，針對宮浩陽，乃至整個星辰派。」

慕容灼光有些反感，道：「有必要這樣謀算嗎？我曾見過星辰派掌門宮擎洋，他謙遜有禮，也許他未必會傳位給宮浩陽，文韜星素享俠名，他也有機會成為星辰派的下任掌門。」

蕭珞玉道：「但宮擎洋是管不到這個徒弟，而親疏有別，他很可能傳位給自己徒弟，聽聞宮擎洋還有一個使劍的徒兒，但此人是不問世事，知道他的信息很少，所以宮浩陽很可能成為下任掌門，他行事魯莽，專橫跋扈，若他登上掌門之位，作風只會變本加厲，不得不防！」

慕容灼光遲疑道：「但...」

蕭珞玉道：「師父！我們要提早做好準備，正如鐵拳門的先烈也未雨綢繆，耗時十四年，建一座堅不可毀的地下密室，以防有突發事故。」

慕容灼光妥協道：「好吧！你可以跟李家搞好關係，但勿輕舉妄動。」

待續

第七章《鐵拳》其三

早上巳時，在鐵拳門的大殿，大殿裝潢樸素，但均是上好木材，雖不華麗，卻也氣派非凡。

在大殿的正中央，一中年坐在掌門椅，也是權力的象徵，不過也是一張木椅，只是那椅子是全門最大、最穩固的，可見其實幹作風。

斜對面有一青年，也是坐木椅。

也許沒有人能在鐵拳門找到不是木製的椅子。

慕容灼光道：「兩日後就是星辰派掌門的壽辰，我該派人送禮。」

蕭珞玉回道：「好！我命人送一份薄禮，若我沒有記錯，一週後是師父女兒的滿月之日，要舉行盛大的滿月宴嗎？」

慕容灼光說：「不用鋪張吧！滿月宴意在慶祝女兒誕生，眾人簡簡單單吃個飯就可以。」

蕭珞玉問：「那嬰兒的名字定了沒有？」

慕容灼光回：「你師母還未想到，也不急。」

忽聞一陣急促敲門聲，打斷兩人對話。

慕容灼光應許後，一對青年推開大門，神態匆忙，快步走入。

來者正是柳驚鴻和柳定鵠倆兄弟，他們齊聲道：「師父，我們要離開一段時間！」

慕容灼光問道：「發生何事？」

柳驚鴻道：「從私塾傳來家書，家父病逝，我和小弟要趕回廣陵，送父親最後一程，辦理後事。」

柳定鵠忽道：「糟了！今月地下密室的糧食尚未補給！」

蕭珞玉說：「好了！派內日常事務，我會代你們處理。」

柳氏兄弟雖急，還是鞠躬揖禮拜別師父。

「別婆婆媽媽。」慕容灼光隨意揮手道：「快去吧！」

柳氏兄弟其後便馬不停蹄，星夜兼程趕至廣陵。

柳氏父親是一名教學先生，自覺文字不能出人頭地，自己已在私塾度過平平無奇的大半生，他不想兒子們跟自己一樣，他想兒子們能闖出一番大事業。

十四年前，彼時慕容灼光仍未是鐵拳門的掌門，但已是在江湖小有名氣，柳氏父親便想方設法讓兩個

兒子拜其為師。

當時慕容灼光悉心教授武藝，蕭珞玉作為師兄，也盡量照顧那兩個只有十歲的少年。

韶華飛逝，至今，柳驚鴻和柳定鵠已是二四年華的青年。

多年來，他們只是回鄉探望五次，想不到父親已匆匆離世，自己卻未盡人子的孝道。

柳氏兄弟對父親的印象也是模糊，只因那父親在教導學生時，口若懸河，卻不善表達自己對孩子們的愛，

柳氏兄弟知道父親愛自己，但總是有一份疏離，父親很少與兒子們玩耍，更多的是柳氏兄弟躲在私塾門旁，偷聽著父親教書，一字一句的淳淳教誨，與家中的父親十分不同。

柳氏父親亦不曾對兩兄弟說，為其取名鴻鵠二字的原因，是寓意他們如同鴻鵠，一飛千里，建不世奇功，名垂青史。

燕雀安知鴻鵠之志！

而慕容灼光從來不吝表達對柳氏兄弟的關心，對他們來說，師父比他們的父親更像他們的爹親。

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。

他們想日後好好報答師恩，就像自己孝順了父親一樣。

但事與願違，柳氏兄弟將會後悔今日離開了鐵拳門。

這一別，已永遠告別了他們一生中最敬重的師父。

但該說柳氏兄弟幸運嗎？起碼他們避過了一場慘烈人寰的... 不對！應該說是悲壯的災難。

第二日的傍晚，慕容灼光與妻子昕若用膳後，蕭珞玉拍門入內。

蕭珞玉抱拳向師父、師母請安。

蕭珞玉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有要事稟報。」

慕容灼光回：「你可以直說。」

蕭珞玉神態似有為難，慢道：「還是勿打擾師母休息，請師父隨我至偏殿議論吧。」

慕容灼光察覺有異，便說：「好吧！昕若，為夫很快回來。」

其後，慕容灼光與蕭珞玉一同走至偏殿，當中有一張木桌，二人便圍著桌子對坐。

慕容灼光問道：「好了！有甚麼事要避開你師母談？」

「這信是一個小孩在正門交給我。」蕭珞玉拿出一封書信放至桌上，又說：「我已經看了一遍。」

慕容灼光將信拾起，仔細閱讀。

那書信的重點有三。

第一，星辰派掌門宮擎洋打算傳位給宮浩陽，而宮浩陽即位後的第一件事，便是籌備攻打鐵拳門。

第二，宮浩陽的唯一軟肋就在宮妍雪，在宮擎洋六十大壽之夜，將有大事發生，星辰派會陷入混亂，翌日深夜將會是鐵拳門捉走宮妍雪的機會，只要控制了宮浩陽再無威脅，不過宮妍雪必須毫髮無傷。

第三，是星辰派的內部地圖，以及弟子巡邏時間、位置。

慕容灼光罵道：「太卑鄙！此舉非君子所為！」

蕭珞玉冷冷回：「自古以來，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，手段不是首要。」

「玉兒，寄出這封信的人，在挑撥我們與星辰派的關係，居心叵測！」慕容灼光不為所動地指：「一但我們照著信中所做，我們與星辰定必決裂！這很可能引發大戰。」

蕭珞玉苦勸道：「師父，我都明白！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送信之人定必是星辰派內部之人，趁著星辰派有人不服宮浩陽上位，我們先下手為強，剷除後患，就算我們不做，按宮浩陽的性格，征伐我們只是時間問題。」

慕容灼光思考片刻，似是動搖。

蕭珞玉見師父不出聲，又道：「這的確是一著險棋，但若順利，宮浩陽不會知道是我們做，不需任何人流血，就可保和平三年。」

慕容灼光卻仍是嚴正道：「不可！」

一聲不可，簡潔，但有力。

蕭珞玉仍不甘道：「師父不去，我去！」

慕容灼光拍桌而立，斥責道：「你敢？師父命令你不準去！」

蕭珞玉見師父如此盛怒，只好放棄。

待續

第七章《鐵拳》其四

深夜，慕容灼光睡不著，睜眼，看見妻子熟睡面孔，嫵媚嬌俏，竟望出了神，為之一愣，心想：「為何昕若可以這麼美呢？」

就在慕容灼光注視枕邊人時，她卻傳出一陣的打呼聲，慕容灼光才回過神來，又差點笑出聲。

見妻子睡得這麼香，慕容灼光避免弄醒她，於是悄悄走下床，攝手攝腳走至小木床邊，望下嬰兒，細白柔軟，臉上泛起紅暈，慕容灼光忍不住用手指背輕碰她的面頰肉。

孰料，女嬰醒了，又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，慕容灼光生怕鬧醒昕若，到時免不得一輪責罵，於是急忙舉起食指至嘴唇，示意女兒不要出聲。

嬰兒似能看懂，合上嘴巴，轉身就睡。

慕容灼光從心底湧溢一股幸福之情，他披了一件外衣，就走出房間。

人聲鼎盛的鐵拳門，到了深夜，除了碰到兩三位巡邏的弟子外，寧靜，靜到幾乎沒有人聲，只有呼呼風聲。

慕容灼光隨意散步，百無聊賴。

不經意間，行至練武場，本應空蕩蕩，卻仍有一少年，在那裡練功。

那人出拳無力，腰馬鬆散，不得要領。

慕容灼光上前問道：「為何你還在練功？」

招財一驚，他以為這個時候，沒有人會在此出現，又突然見到掌門就在面前，慌張應答：「掌門好！弟子... 弟子天賦魯鈍，最基本的入門拳法，也耍得不好。」

招財又道：「別人練四五次就掌握箇中精要，我卻是始終做不到，為了不落後其他人，就趁夜闌人靜時，偷偷練習。」

招財心想不對，跟掌門說自己那麼蠢笨，他會不會要我離開，又膽怯道：「掌門別趕我走！我會繼續練到功成為止。」

慕容灼光只道：「你出拳給我看。」

招財點頭後，扎起馬步，右拳從腰間揮出，手臂伸得筆直。

「不對！出拳不只是一要手臂發力。」慕容灼光指向自己腰背，又道：「腰也要配合轉動，右臂向前揮出，左臂則向後縮回，如此方可使全身之力，皆集合至右拳上。」

慕容灼光說罷，按照剛才說明，示範向前揮拳，簡單一拳，卻有裂空之勢。

招財瞪大雙眼，眼中盡是傾慕、景仰之情。

「你現在做不到如此效果，你需要有一定內力作根底。」慕容灼光說：「不過只要你打坐練功，假以時日，也能做到！」

招財依模畫樣，重新揮拳，大有進步。

慕容灼光說：「明日同樣時間到這裏，我親自教你！」

招財又驚又喜，雖然控制自己不失態，還是難掩喜悅面容，少年目光中，盡是對日後的期盼。

慕容灼光轉身離開，準備走向房間就寢。

背後少年卻大叫道：「師父慢行！」

慕容灼光聽出少年對未來的憧憬和嚮往，暗自揚起一個會心的微笑，心中升起一份喜悅，夭折的兒子始終是他心中跨不過的遺憾，但招財似乎能彌補他心中的缺失。

雖然蕭珞玉和柳氏兄弟與自己相處多年，但他們都給不到，那種如父子相處的感覺。

在慕容灼光內心中，最深處因少年而得到一點慰藉。

翌日早上，有樵夫在正門求見，蕭珞玉走至，詢問用意。

樵夫道：「宮浩陽殺了鐵拳門弟子！」

蕭珞玉驚訝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樵夫接道：「今晨，我路過客棧，打算飲一杯茶，走入去才發現內中遍地屍體，我認得那服裝是鐵拳門弟子，掌櫃驚魂未定，經過一番安撫後，掌櫃才說出是宮浩陽動手。」

蕭珞玉不知真假，稟報師父後，便帶人隨樵夫而去。

慕容灼光依舊坐在木椅，等待消息。

與過往不同的是，今次慕容灼光坐立難安，只因他心急如焚，心中不停否認：「不可能的！一定是誤報！宮浩陽有可能如此猖狂暴戾嗎？」

一分一秒都變得漫長起來。

直至中午，蕭珞玉終於回來，那青年急步走入殿中，連門也沒有敲。

慕容灼光立刻站起，問道：「如何？是不是誤報？」

蕭珞玉為難道：「這是真的，眾人皆被宮浩陽所殺。」

慕容灼光聽此噩耗。

頓時，他身體癱軟，跌坐在椅子上。

蕭珞玉急道：「師父！」

慕容灼光卻不回應。

靜默，靜得令人心驚。

片刻後，慕容灼光小聲問道：「那眾人的屍首呢？」

「已經命人好好安葬了，只是眾人屍首...」蕭珞玉滿面悲憤，斷續道：「眾人屍首都是支離破碎，難以逐一辨認遺體身份，於是徒弟只好掘地一丈，將眾人埋葬在大坑之中。」

慕容灼光忽問道：「那...招財都在其中？」

蕭珞玉知道師父挺在意那少年，不知該如何告知，只好默然。

事實上，過往柳驚鴻和柳定鵠其中一人會隨行，他們不會阻止打鬥，但會控制場面，兩派弟子都會受傷，可是大多只是皮外傷，但今日柳氏兄弟已離開，而蕭珞玉要留在派中調度。

偏偏宮浩陽就選中今日殺人。

結果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慕容灼光首次體會到宮浩陽的不可控制，無從制衡。

慕容灼光冷笑一聲，這一笑，笑自己的天真，而退讓亦換不回和平。

慕容灼光思緒流轉，想起招財那青澀的模樣。

招財不過是十五歲的少年，他的人生不該這麼早完結，他父母還等著他衣錦還鄉！

他臨死前是十分恐懼？還是平和地面對死亡呢？

他又做錯了甚麼？導致他要死得那麼痛苦！死無全屍，就連立一個他的墓碑也做不到。

啊！啊！啊！

宮浩陽！你太過分！你殺我門下弟子！我與你不共戴天！

慕容灼光怒火難抑，一掌打破座下掌門椅，碎片四濺。

破碎的不止是木椅，還有鐵拳門掌門原有的穩重。

忽然，慕容灼光想起那張密信。

待續

深夜，慕容灼光睡不著，睜眼，看見妻子熟睡面孔，嫵媚嬌俏，竟望出了神，為之一愣，心想：「為何昕若可以這麼美呢？」

就在慕容灼光注視枕邊人時，她卻傳出一陣的打呼聲，慕容灼光才回過神來，又差點笑出聲。

見妻子睡得這麼香，慕容灼光避免弄醒她，於是悄悄走下床，撮手撮腳走至小木床邊，望下嬰兒，細白柔軟，臉上泛起紅暈，慕容灼光忍不住用手指背輕碰她的面頰肉。

孰料，女嬰醒了，又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，慕容灼光生怕鬧醒昕若，到時免不得一輪責罵，於是急忙舉起食指至嘴唇，示意女兒不要出聲。

嬰兒似能看懂，合上嘴巴，轉身就睡。

慕容灼光從心底湧溢一股幸福之情，他披了一件外衣，就走出房間。

人聲鼎盛的鐵拳門，到了深夜，除了碰到兩三位巡邏的弟子外，寧靜，靜到幾乎沒有人聲，只有呼呼風聲。

慕容灼光隨意散步，百無聊賴。

不經意間，行至練武場，本應空蕩蕩，卻仍有一少年，在那裡練功。

那人出拳無力，腰馬鬆散，不得要領。

慕容灼光上前問道：「為何你還在練功？」

招財一驚，他以為這個時候，沒有人會在此出現，又突然見到掌門就在面前，慌張應答：「掌門好！弟子...弟子天賦魯鈍，最基本的入門拳法，也耍得不好。」

招財又道：「別人練四五次就掌握箇中精要，我卻是始終做不到，為了不落後其他人，就趁夜闌人靜時，偷偷練習。」

招財心想不對，跟掌門說自己那麼蠢笨，他會不會要我離開，又膽怯道：「掌門別趕我走！我會繼續練到功成為止。」

慕容灼光只道：「你出拳給我看。」

招財點頭後，扎起馬步，右拳從腰間揮出，手臂伸得筆直。

「不對！出拳不只要手臂發力。」慕容灼光指向自己腰背，又道：「腰也要配合轉動，右臂向前揮出，左臂則向後縮回，如此方可使全身之力，皆集合至右拳上。」

慕容灼光說罷，按照剛才說明，示範向前揮拳，簡單一拳，卻有裂空之勢。

招財瞪大雙眼，眼中盡是傾慕、景仰之情。

「你現在做不到如此效果，你需要有一定內力作根底。」慕容灼光說：「不過只要你打坐練功，假以時日，也能做到！」

招財依模畫樣，重新揮拳，大有進步。

慕容灼光說：「明日同樣時間到這裏，我親自教你！」

招財又驚又喜，雖然控制自己不失態，還是難掩喜悅面容，少年目光中，盡是對日後的期盼。

慕容灼光轉身離開，準備走向房間就寢。

背後少年卻大叫道：「師父慢行！」

慕容灼光聽出少年對未來的憧憬和嚮往，暗自揚起一個會心的微笑，心中升起一份喜悅，夭折的兒子始終是他心中跨不過的遺憾，但招財似乎能彌補他心中的缺失。

雖然蕭珞玉和柳氏兄弟與自己相處多年，但他們都給不到，那種如父子相處的感覺。

在慕容灼光內心中，最深處因少年而得到一點慰藉。

翌日早上，有樵夫在正門求見，蕭珞玉走至，詢問用意。

樵夫道：「宮浩陽殺了鐵拳門弟子！」

蕭珞玉驚訝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樵夫接道：「今晨，我路過客棧，打算飲一杯茶，走入去才發現內中遍地屍體，我認得那服裝是鐵拳門弟子，掌櫃驚魂未定，經過一番安撫後，掌櫃才說出是宮浩陽動手。」

蕭珞玉不知真假，稟報師父後，便帶人隨樵夫而去。

慕容灼光依舊坐在木椅，等待消息。

與過往不同的是，今次慕容灼光坐立難安，只因他心急如焚，心中不停否認：「不可能的！一定是誤報！宮浩陽有可能如此猖狂暴戾嗎？」

一分一秒都變得漫長起來。

直至中午，蕭珞玉終於回來，那青年急步走入殿中，連門也沒有敲。

慕容灼光立刻站起，問道：「如何？是不是誤報？」

蕭珞玉為難道：「這是真的，眾人皆被宮浩陽所殺。」

慕容灼光聽此噩耗。

頓時，他身體癱軟，跌坐在椅子上。

蕭珞玉急道：「師父！」

慕容灼光卻不回應。

靜默，靜得令人心驚。

片刻後，慕容灼光小聲問道：「那眾人的屍首呢？」

「已經命人好好安葬了，只是眾人屍首...」蕭珞玉滿面悲憤，斷續道：「眾人屍首都是支離破碎，難以逐一辨認遺體身份，於是徒弟只好掘地一丈，將眾人埋葬在大坑之中。」

慕容灼光忽問道：「那...招財都在其中？」

蕭珞玉知道師父挺在意那少年，不知該如何告知，只好默然。

事實上，過往柳驚鴻和柳定鵠其中一人會隨行，他們不會阻止打鬥，但會控制場面，兩派弟子都會受傷，可是大多只是皮外傷，但今日柳氏兄弟已離開，而蕭珞玉要留在派中調度。

偏偏宮浩陽就選中今日殺人。

結果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慕容灼光首次體會到宮浩陽的不可控制，無從制衡。

慕容灼光冷笑一聲，這一笑，笑自己的天真，而退讓亦換不回和平。

慕容灼光思緒流轉，想起招財那青澀的模樣。

招財不過是十五歲的少年，他的人生不該這麼早完結，他父母還等著他衣錦還鄉！

他臨死前是十分恐懼？還是平和地面對死亡呢？

他又做錯了甚麼？導致他要死得那麼痛苦！死無全屍，就連立一個他的墓碑也做不到。

啊！啊！啊！

宮浩陽！你太過分！你殺我門下弟子！我與你不共戴天！

慕容灼光怒火難抑，一掌打破座下掌門椅，碎片四濺。

破碎的不止是木椅，還有鐵拳門掌門原有的穩重。

忽然，慕容灼光想起那張密信。

待續

第八章《弟妹》

從我有記憶而來，父親愛去賭檔消遣，母親不滿，常有爭執，聽說父親會武功。

母親見父親屢勸不改，就會動手打父親。

當然不是十分用力的。

但有時，打得父親心煩，他就道：「臭婆娘！小心我還手，打死你！」

雖然父親這樣說，但他不曾還手打母親。

而母親叫其老賭鬼，也不離棄他，我想她還是愛著父親的。

在我七歲那年，母親懷孕了，她一邊摸著隆起的肚子，一邊輕撫我的頭，問道：「你想要弟弟還是姊妹？」

我想了想道：「兩個我都想要，是弟弟，我就陪他練武，闖蕩江湖，若是妹妹，我就要保護她，不讓她被人欺負。」

與母親臨盆的日子，越來越近。

一天，有人拍門，父親開門後，來者是一名約二十歲青年。

那人二話不說就拔刀，要殺我父親，隨即他們就扭打在一起。

母親抱著我，躲進了桌子下。

父親已到中年之齡，而那人年少力壯，父親不敵。

那人揮刀斬向父親，逼命瞬間，母親突然撲出，為父親擋刀。

母親的肚子中刀，血流不止，悽然離世。

父親亦死在其刀下。

那人殺了我的父母，他望著桌下的我，卻轉身離去。

我永遠都記得那個面孔，那個冷漠的眼神。

我暗自發誓，無論要多少年，付出多少代價，我定要殺他報仇。

我的心彷彿死了。

我一直呆呆留在桌下，直至叔父宮擎洋找到我。

叔父收養了無家可歸的我，將我帶回了星辰派，他是我的師父，是我的義父。

自從雙親離開我之後，我便滴淚不流，我想痛哭一場，但我喊不出來。

因為怒火已在我心內燒盡一切淚水，燒得不可收拾。

我要報仇！

師父擔心我，一直想疏導我的情緒。

他有一個一歲的女兒，她名喚妍雪。

師父帶我走至他的房間，妍雪就在搖籃之中，眼睛澄淨透明，好奇地望著我，她天真無邪，伸出小手，想抓著我，她五指才剛剛好握住我的尾指。

我想起母親的話，問我想要弟弟還是妹妹。

壓抑的悲痛，如積存而久的洪水，終至宣泄。

淚水奪眶而出，留下兩行淚痕。

妍雪就是我的寶貝妹妹！

她一日一日地長大，我就知道她是特別的存在。

她像是一道光，是我唯一的光。

她的一笑一顰都可以逐漸撫平我傷痕。

師父授我武藝，教我認字。

師父道：「我傳授你推雲手，那是天下至柔的掌法。」

「我不想要練這麼陰柔的功夫！」我用手比劃著，模仿刀刃的斬擊，道：「我要橫掃萬軍那種！」

「武功除了打傷、打死對方外，最重要的是令自己靜下去。」師父慢道：「推雲手能在對手力量比你強時，用技巧保護自己。」

十三歲那年，師父出門，帶回了一孤兒，只知他姓李，師父為其取名宇瀚。

李宇瀚小我三歲，他不愛說話，但妍雪卻挺喜歡他。

難道她喜愛冷酷的男生？

但我就是我，不為其他人改變，就算是妍雪，也不能。

師父一直都不教我用兵器。

可是，李宇瀚來了不到半年，師父就教他劍法。

「為何？」我不解地問師父。

師父道：「你太衝動，若沉不住氣，用兵器只會害人害己。」

在那時開始，我總是找機會，去尋李宇瀚的麻煩。

我不服氣，一部分因為妍雪，另一部分就是因為他可以學兵器。

但逐漸我卻好奇起來。

辱罵，對李宇瀚完全無效，毫無反應，好似不關他的事。

李宇瀚是知道自己不是我的對手，才萬般忍讓嗎？

到底我要做到甚麼地步，他才會忍不住還手呢？

但我一直都等不到。

有一次，我說要跟李宇瀚切磋，比試一下武功，當然這只是藉口，我用盡全力，希望打得他越傷越好。

證明給師父和妍雪看，我比李宇瀚強，更值得他們青睞。

李宇瀚身負木劍，他卻不用，我不斷出拳，他只是一昧的閃避。

我本以為他實力遠不及我，可是我的拳卻完全打不中他。

為何李宇瀚不還擊？他在讓我？

我不需要任何人讓！

我與他之間，值得一場酣暢淋漓的對戰。

就在我逼他用了木劍之後，師父阻止了我們。

後來，師父帶著我和妍雪，一起去郊遊，還有那個李宇瀚。

途中，妍雪走散，我們分開，四處找她。

忽聞一聲尖叫，那是妍雪的聲音。

我心神一驚，妍雪不可以有事！

我的妹妹不可以有事！

我循聲而奔，跑啊跑！

我趕到之時，李宇瀚大聲道：「妍雪快走！」

妍雪一拐一拐逃走，似是扭傷。

李宇瀚已經在與一隻巨熊戰鬥。

李宇瀚的劍法靈動巧妙，但他要擋著巨熊，不讓它追妍雪，身法受到限制。

他不會是巨熊的對手，最終我與瀚合力殺死那頭巨熊。

瀚為了妍雪，死戰巨熊，他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他配做我的弟弟！

瀚和妍雪是....

我宮浩陽的弟弟妹妹！

待續

第九章《初心》其一

我七歲那年，飢荒，父母餓死，我只好在街上乞食，飢民到處搶掠，搶不到糧食的話，只能餓死。

當時又是大寒，我險險凍死。

一名大叔分了一些衣物和食物給我，我便跟著他，到處流浪，雖然只分殘羹冷飯，但我已經很感恩，起碼人間還有一點善意。

二個月後，已經找不到食物了，我和大叔已經餓了三天，走至一間荒廢的佛廟，日久失修，滿地瘡痍，但當中有一尊大佛像。

佛像約高一丈，佛陀右手屈臂上舉於胸前，五指自然舒展，手掌向外，自有一股莊嚴之氛。

那一夜，我鋪了一些乾草，早早就在上面而睡，希望可以抵抗饑餓的侵襲。

朦朦朧朧中，聽到磨刀霍霍的聲音，以及燒開水的吱吱聲。

唔？難道大叔找到食物？

我睜開雙眼，只見一副猙獰的面孔，提著刀，死死看著我。

我受驚而逃，豈料大叔已堵在門口，我只好向後跑，又不夠高跨過窗口。

我大叫：「大叔不要殺我！」

他似乎餓得失去理性，瘋狂揮刀斬向我。

我畏懼非常，慌不擇路，跑到佛像的後面，只有牆壁，其實我無處可逃。

我一邊跑，一邊掃視廟內環境，力尋逃生保命之法。

忽然，看到佛像背後有一陰影，似是缺口，我沒有時間確認是否真的缺口？我能否穿過？我只知道穿不過，就只有死。

天無絕人之路？

我剛剛好能夠穿過，而佛像中空，內中空間頗大，我便緊貼在最深處，大叔伸盡手臂，也捉不及我。

佛像雖古舊，卻也是金屬所鑄，並不是容易可以毀壞，我猜這起碼要四五個壯漢才推得動。

我才鬆了一口氣，暫時安全了！

片刻後，我感受到一股熱氣，在破口向外一瞄。

大叔在佛像周圍外，放下乾草柴枝，點上火舌，火勢逐漸猛烈。

佛像如一個大鍋，而我便是鍋中的食物。

他要活生生煮熟我！

如今我成了甕中之鱉，真的逃不了。

我開始放聲大哭。

熱氣蒸騰，可是若我一從佛像出去，就會被他殺死。

可是感覺溫度越來越高，我汗如雨下，我抓住大腿，苦苦忍耐著，意識愈發模糊。

心中猶豫，自己應該留在銅像中吃盡苦頭而死，還是走出去領死？乾淨利落。

也許我一開始就不該醒來，作無謂的反抗，徒添苦難。

在睡夢中，不知不覺死去就算。

可是我的生命又有甚麼意義呢？

忽聞一雄厚聲音，斥道：「你在幹甚麼！」

我在佛像之內，又感整個佛像，被人一瞬推走，心中驚嘆，這銅像之重，豈是一下了就能推到動！

這是臨死前的幻覺嗎？卻感熱力消滅。

大叔又說：「你別攔我！我要吃東西！」

那另一人聲道：「你先冷靜。」

突然，一下倒地聲。

當我走出佛像時，大叔已在地上，一動不動。

旁邊還站著一位中年，那人四十有五，雙目如炬，明銳如鷹，衣服整潔，不知是哪家富戶的老爺，面容卻別有一股慈祥。

那人指向地上大叔道：「我與他對峙間，他忽然倒地，我上前察看，他已沒有呼吸。」

我暗想此人有欺騙我嗎？

「男孩，我叫宮擎洋，是星辰派的副掌門，你只有自己一人？」那中年道。

我點頭應答。

腦中思索不斷，勿再讓自己陷入險境。

星辰派？在江南地區，最大的門派，人才輩出。

聽說齊州的摧心四鬼，也曾是星辰派的弟子，他們本領非凡，但唯利是圖，為虎作倀，已被逐出星辰派。

而如今眼前中年說自己是星辰派副掌門，他的武功一定很高，所以方才是他推開佛像？

宮擎洋問道：「那你要跟我走嗎？」

他憑其武功，若要強行抓我，我逃不了，倒不如先跟著他，反正我沒有更好的選擇。

我說：「好！」

「稍等！」宮擎洋說：「待我先安葬了這位大叔的遺體吧。」

也許他真是一個好人。

在宮擎洋埋葬大叔的時候，我一直在想。

大叔曾抱著善心收留我？還是他只是當我是一個移動的糧食嗎？

哈！

人心本來就是惡。

宮擎洋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我姓李，沒有名字。

待續

第九章《初心》其二

宮擎洋帶我回星辰派，這裡很多人都是在江湖有名號的人物。

師父收我為徒，為我命名為宇瀚，他很厲害，救萬人於水火，但也救不到所有的飢民。

師父有十一歲養子和五歲的親生女兒。

養子叫浩陽，他給我一種霸道的感覺，自己想幹甚麼，就幹甚麼。

我倒不討厭，這份敢作敢當，敢愛敢恨，不是人人做到，應該說，我做不到。

師父女兒叫妍雪，她似是對我有種特殊的情感，可能是我多心？

「瀚兒，你的資質最適合用劍，師父便傳授你劍法。」師父手指放在下巴，捋鬚道。

「劍乃百兵之君，如梅綻放，愈寒冷愈是芳香，傲霜鬥雪，希望你可以這般堅韌，初心不改。」師父從背後拿出一把木劍交到我手中。

木劍質樸，用來練手正好。

心中思考著，君子不應該是滿懷希望、鼓舞他人嗎？不相信人性本善的我，有資格自喻君子嗎？

「涅槃七破劍，這劍法在派內流傳而久，年代久遠，亦有不少人學習這套劍法，但五十年來，仍沒有一人功成，希望你練成之時，扶大廈之將傾，挽狂瀾於既倒。」師父道。

大廈將傾，一木難支，一人一劍，如何回天。

浩陽妒忌師父教我用劍？他總是針對我，不過那都只是一一些小打小鬧。

比起練劍，我更喜歡看書，尤其是佛教之書，甚是有趣，蘊藏萬千道理。

佛家思想主張出世、空無和治心，眾生而玲瓏通透，只是被世俗污染了，從而產生種種執着，而執着就是所有痛苦和煩惱的根源，萬世皆空是唯一解脫之法。

我不是篤信佛教，否則我早已就剃度為僧，只是感覺佛法是最貼合我的信仰。

十一歲那年，我已經練了劍法數年，但仍然掌握不了涅槃七破劍的竅門。

一天，我在後花園的空地，我照著劍譜的招式練習，涅槃七破劍共有十三套招式，前十二招並不困難理解，但若要融匯貫通，仍需時間浸淫。

最後一招則是深奧無比，那招名叫涅槃，是先用右手舉劍向前一挑，再削，反手收回旋轉，順勢轉換成左手持劍再攻，左右輪流刺劍。

此招練到登峰造極之境，攻勢就如青針瘦密，見縫插針，就如幻化成二人同時進攻，劍勢如涅槃無盡

· 循環往復，無休無止。

涅槃，若能功成，定是驚世劍招。

我運使木劍，跟著書中描述，右手推劍，一挑一削，再嘗試在背後將劍，甩到左手時。

左手指尖碰到劍柄，卻接不住，木劍跌在地上。

我轉身打算拾起時，才發覺一女孩在我身後一丈，席地而坐，我太專注練劍，竟然察覺不到了她。

我問道：「妍雪，你在這裡幹甚麼？」

她用手掌捧著面頰，天真爛漫地道：「我想看宇瀚哥哥練劍。」

話甫落，妍雪便翩躚起舞，清顏白衫，青絲墨染。

明明她只是穿潔白素衣，秀發搖曳，卻感覺比姮紫嫣紅的百花，更要鮮豔嬌美。

她以左足為軸，轉身旋轉，玉手揮舞，輕舒長袖，衣袂飄飄，神形兼備。

忽爾，我似是看到...

珠纓旋轉星宿搖，花蔓抖擻龍蛇動。

那天晴朗，微風輕拂，浮雲淡薄，雲淡風輕。

我默默看著她跳舞。

一刻後，妍雪停下舞步，凝視著天空道：「我喜歡西邊！」

我問：「為何嗎？」

妍雪雙目有神道：「再炎熱的太陽，終要落下，映成一朵朵晚霞，而我想看著太陽西沉。」

妍雪想要去樹林走走，師父經不起她的請求，便答應郊遊。

不知不覺，天色已晚，準備回程時，妍雪卻不見人影。

「妍雪不會迷路了吧？」浩陽略驚恐道。

師父：「傳聞附近有山賊打劫旅人，雪兒又落單，萬一她遇到就糟了！要盡快找到雪兒，我們又是從南邊而來...」

「我負責南邊！」浩陽聞言就立即跑往南方，頭也不回。

師父呼了一口氣道：「陽兒總是那麼心急，現在剩下東、西和北，三個方向。」

西方？妍雪喜歡看日落暮色，所以她自己走去西邊，卻迷路了嗎？

我不肯定，但總要一試。

我說：「那我去西邊吧。」

師父道：「好，為師便搜查東北兩處。」

議定腹案後，便立即出發。

我向西搜索，走了兩里，聽到左邊有一些腳步聲，急步上前，穿過小草叢後。

只見妍雪跌在地上，她爬起之際，一隻龐大巨物撲向妍雪。

我見狀便飛身躍入，右手握劍柄，左手扶劍身，右上左下，豎立木劍，擋下黑色野獸。

我才看清那是一頭黑熊，它高近一丈，全身被富有光澤的漆黑皮毛包裹，目光銳利。

它全身向我壓下，我頓感莫大重量，我穩扎馬步，才不致跌倒。

我用內力一推，黑熊卻紋風不動。

黑熊又猛爪一揮，我以劍來擋，木劍竟出現裂痕，我虎門用力一震，才逼退它三尺。

我把握機會扶起妍雪，我把她的左手架在肩上，急步而走。

這會太親密嗎？現在亦顧不上這些。

妍雪的腳踝受傷，不便行走，一瘸一拐。

這樣我們兩個都逃不了。

「妍雪快走！」我急道，再轉身斷後。

黑熊牢牢看著我，垂涎三尺，似是飢餓而久，又遇到久違的食物。

我又想起當年那場飢荒。

待續

第九章《初心》其三

久違的危險，我雙手緊握木劍，凝神觀察。黑熊身軀雖是雄偉挺拔，但動作遲頓，攻擊模式單調，不是豎揮，便是橫攻，我避開爪擊，往熊腹挺劍疾刺。

從而，黑熊皮粗肉厚，木劍又沒有鋒刃。我暗忖不妙，按我的武學修為，單憑木劍沒有可能刺穿其皮。若這把是鋒利的劍，我或有取勝機會，我不殺了它，我要拖到師父來到！

我與黑熊鏖戰間，東北處卻傳來陣陣廝殺聲，那是師父前往的方向，師父遇到了山賊？那麼他趕不及來救援，我的退路也斷了。

罷了，反正我的命是師父救回的，就算現在我保護他女兒而死，也是一報還一報，我還賺了三年的時間。

哈！但我不會坐以待斃，涅槃是最後的機會，我能成功使出嗎？

我心念把定，鼻孔翕動，深深吸了一口氣。丹田運氣，轉化功力，將全部內力灌入木劍。

氣一呼，閃身搶近，出招涅槃！

涅槃出，右手持劍向前點撩，收回旋轉，換至左手再攻，劈刺連環，周而復始，至死方休。劍停之刻，不是我死，就是熊亡。

木劍左右交替之時，看中時機閃開利爪，連續擊中黑熊胸口腹部，它亦有痛感，接連退後。那是我第一次用得流暢。

黑熊開始發出嚎聲，交叉雙臂，圍繞胸膛，似乎疼痛襲身。涅槃有效，但不夠，我的劍速需要更快，去壓制它。

忽然一下木塊斷裂聲。手中木劍，難承其重，劍身中間竟斷開兩截，斷處露出森森木刺。

黑熊左臂揮向我，我側身一避，熊爪劃過我胸口，造成三道的血痕，幸好傷口不深。

我要敗了，但仍要盡量拖延時間，我左手掩著傷口，右手緊握半截木劍刺向熊頸，希望可以在黑熊身上造成一點傷勢，拖慢它的步伐。

興許，妍雪逃得了。

我倏地躍起，全力一推，劍身斷口停在黑熊頸前，卻是刺不進去。我跌下之時，一道力勁將我托起。

霎時間，一股剛猛無儔的功力從我背部湧入，在我身體穴位流轉，我便引導真氣至持劍之手，木劍憑此渾厚的內力，竟能刺入，黑熊哀嘯一聲。

我回頭一望，原來是浩陽在我背後贊掌。我木劍脫手，雙腳甫落地，劍身留在它頸喉，可巨熊卻是頑強，仍不倒下，垂死掙扎，利爪橫揮向我頸喉。我避無可避，難道我的生命走到盡頭了嗎？

倏忽間，一條手臂擋左利爪和我喉嚨之間，為我擋下致命一擊。

浩陽的右手血流如注，他卻乘勢騎上熊身，取出木劍，雙手手指插入熊頸傷口。

「啊！！！」浩陽大喝道，憑著不知何來的蠻力，竟徒手扯開熊頭，血灑當場。

那天之後，浩陽對我友善許多。

十三歲那年，浩陽要出外遊歷，磨練一番。浩陽走後數日，妍雪找我去逛附近湖畔。那裡湖水清澈無暇，一見到底。

妍雪與我沿著湖畔散步，雲髻峨峨，舉止溫文嫻靜，卻時不時回首顧盼，她是準備做甚麼？

「你看過曹植的洛神賦嗎？」妍雪明眸善睐，望著湖面輕聲道。

「曹植在洛神賦中所載，他路經洛水，有一神女名叫宓妃，他們邂逅於湖泊，互生愛戀，飄渺迷離，人神殊道，終至惆悵分離，無疾而終。」我想起自己曾讀過這篇。

曹植乃是前朝才子，粲溢今古，卓爾不群。曾有人評價這樣他。天下文采，共有一石，十斗為一石，而曹植一人便獨占八斗。

雖然這有過譽之嫌，但他橫溢才華，那絕對是毋庸置疑。

曹植和哥哥曹丕二人，爭奪世子之位，曹植落敗。

相傳，曹丕的妻子甄姬便是洛神的原型，禮教大防，叔嫂之戀，不容於世。曹植求而不得，只好寫下洛神賦，來暗暗表達自己的感情。

其後，曹丕登上帝位後，在朝堂之上，勒令曹植立即作詩，以兄弟為題，詩中不可出現兄弟二字，要在七步內成一首詩，若不成，就要處之重刑。

曹植詩才縱橫，思如泉湧，出口成章，竟然真在七步之內，完成七步詩：

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

世人皆贊賞曹植才思敏捷，既避開殺身之禍，又藉著作詩諷刺了曹丕不顧手足之情。

但曹丕對著自己的親弟弟，終究是留了情。若否，為何他不誣陷曹植，憑空捏造一些難以自證清白的罪名？卻是以曹植最擅長的詩詞為考題。

這對親兄弟一起長大，曹丕豈會不知弟弟的驚才風逸呢？因為那只是一個警示，警告曹植勿再逾矩，是因為帝位還是妻子呢？或者是兩者皆有。

「宇瀚哥哥！你是明白我的心意，對吧？」妍雪手指把鬢髮撥至耳後，深深望著我，臉頰泛紅。

妍雪想說她自己是甄姬，而我是曹植，我們是相配的一對？

妍雪伸出白皙右手，想牽著我的手，我急忙縮手。

「不明白。」我只能回絕她。

我愛她嗎？就算我愛，我亦不可以與她一起。浩陽待我，親如兄弟，若我真是與妍雪一起，浩陽一定會十分傷心。

而曹丕和曹植的故事，已足以說明一切，權勢與女人會破壞一對兄弟的關係。

「回去吧。」我說罷，便一言不發，送妍雪回去。

如果未來妍雪找到一個好男人，浩陽一定會壓下自己的情感，衷心祝福妍雪幸福快樂。只是那個人絕對不可以是我——李宇瀚。

我不能再繼續與妍雪朝夕相對地生活，心底萌生搬走的念頭。

可能這是一種逃避？但那是我自己選擇的。

待續

第九章《初心》其四

在星辰派北部有座大山，山路崎嶇，我藉詞要自立，便在那山的山腰建了一座小屋。

其實我不盡是要避開妍雪，我本身也喜歡深山，這裡杳無人煙，寂靜清幽，閒時栽種茶葉，收成之時一茗，悠然自得，愜意非常，那裡更適合我修心，參研書籍。

師父在臨別時，送了我一把劍，其名為長青，寓意花中四君子的竹，篩風弄月，四季茂然。

長青鋒利非常，確是一把神兵利刃。

《茶經》中云：「其水，山水上，江水次，井水下。」

木屋五里之外，有一清澈見底的山泉，水勢或高或低，時緩時急，涓涓細水，潺潺而流，我雙手一合，捧起泉水，遞至嘴唇，一口喝下，只覺格外清甜可口。

於是我每天起身都走至山泉取水，用作沏茶和自用，裝滿兩個木桶，木棒前後懸掛著木桶，抬至肩上，日日如是。

這裡峰巒重疊環繞，道路蜿蜒曲折，頭一星期，我行走挺吃力，木桶加上泉水本來不算重，但是要平衡桶中之水，不致倒瀉，只好小心翼翼，碎步慢行，每日花費時間長，膂力消耗大。

其後逐漸習慣，住了山中一個月後，肩背兩個木桶，走著凹凸不平的山路，已如履平地，三個月之後，可以快步急走，且步伐穩健。

為了取水泡茶，這輕身功夫倒是精進不少。

貪嗔痴，為貪愛五欲、嗔恚無忍和愚痴無明，此三毒殘害身心，為惡之根源，使人沉淪於生死輪迴。

貪愛五欲，分別是色、聲、香、味和觸，執著於內心喜好的外物，產生無厭足地追求、佔有的慾望，或為權勢，或為金錢，或為感情，纏繞不止。

嗔恚無忍，仇視、怨恨和損害他人的心理，執著於內心厭惡的外相，對眾生或事物的厭惡而產生憤恨、惱怒的情緒。

愚痴無明，痴者，是謂愚癡，不明事理的實相，致心性愚昧，迷於事理，人生的種種煩惱，世事之紛擾，均由此而起。

佛法又有小乘大乘之分。

小乘佛法，去除雜念，祛除惡根，捨棄身外之物，物我兩忘，無我無常，眾生自願沉淪，惟有修行渡己。

大乘佛法，更有大愛，勸人行善，望眾生脫苦難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眾生皆可成佛，渡人亦是渡己。

小乘大乘的分別，是人本惡與人本善的角度不同？

地藏經中記載，地藏菩薩，發大宏願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，眾生渡盡，方證菩提。

從而眾生芸芸，各有情仇際遇，執念種種千萬，豈能一一渡盡。

那地藏王，豈不是永遠不能成佛？為何我會研究佛書呢？可能是因為當年是佛像救了我一命。

一天，我如常打水，回去中途，天空烏暗，起初細雨霏霏，後至傾盆大雨。

忽爾，見到有一棵大樹屹立，我便在樹蔭下避雨。那大樹是我走往山泉取水的必經之路，我每日打水來回都經過，但都只是隨意一瞥，未曾留神觀察。

趁著避雨之閑，靜坐看著那樹，才發現原來那是一棵菩提樹，外表蒼翠挺拔，直立高聳，枝葉茂盛，鬱鬱蔥蔥，生機勃勃。

據說，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之下得悟成佛：

照見五蘊皆空，無上正等正覺。

我張開雙臂，仍不及菩提樹的一半闊度。不知道這菩提樹在此佇立多少年？五十年？一百年？它又為了多少人遮日曬擋風雨？心中莫名起了一股悲憐之情。

我雙手合十道：「前世因，今世果。」

佛說，前世五百次的回眸，才換來今世的擦身而過。

從前，一少女對路過的一名男子一見鍾情，心動不已，可是再也找不到他，少女天天許願，只求再見男子一面，她魂牽夢縈，神魂顛倒。

佛祖看少女誠心祈求，便顯靈問道：「你要變成一塊石頭，修煉五百年，才能見他一面，你可不後悔？」

少女答應後，便成為了一座石橋的其中一塊石頭，風吹雨打，日曬雨淋，五百年後，終於等到那男子路過，只是他行色匆匆，很快就走過了。

少女仍不甘心，她想男子摸自己一下，佛祖又道：「這次你要變成一棵大樹修煉五百年。」

少女成為了一棵大樹，就在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她等了又等，雖是人來人往，卻見不到男子，少女十分難熬。

她明白了，不到最後一天，男子是不會出現的，少女的心逐漸不再激動。

直到五百年的最後那日，男子終於徐徐行過，少女癡癡地望著他，他停了下來，因為那天太炎熱了，於是男子靠著樹根避暑，慢慢睡著了。

那千年的相思化作無邊樹蔭，為男子阻擋兇猛毒辣的陽光。

片刻後，男子醒來，輕撫一下樹幹，便頭也不回地離去了。

佛祖問道：「你是不是還想做他的妻子？那你還要修煉...」

少女平靜地打斷道：「我是很想，但是不必了。」

佛祖一言不發，只是靜靜聆聽少女的說話。

少女又道：「這樣已經很好了，愛他，並不一定要做他的妻子。」

佛祖慢道：「哦！」祂的臉看不出情緒。

少女問道：「他現在的妻子也曾像我這樣受苦嗎？」

佛祖點了點頭。

「我也能做到，但是不必了。」少女淡然一笑。

佛祖笑言：「這樣很好，有個男孩可以少等一千年了，他為了能夠看你一眼，已經修煉了兩千年。」

當自己為了某人痴心付出之時，何曾想到有人正默默守候自己？

我想起自己與妍雪，以及妍雪與浩陽的關係。

我微微地撫摸了樹幹，手指感覺著它錯亂斑駁的紋理。

菩提樹啊！你又是為了甚麼而在此修煉呢？

待續

第九章《初心》其五

練劍，有助平靜吾心。

越研究佛法，我的心境越來越澄明無礙，劍法更是隨心而發，心無罣礙，不再拘泥於一招一式，而是行雲流水般連接起來。

師父曾道摧心四鬼是自己的師弟，他們各自擅長不同武器，取長補短，無懈可擊，可是他們誤入歧途，為非作歹，只要付得起錢，甚麼壞事都會做。

即使是師父，若面對摧心四鬼圍攻，師父也沒有全身而退的把握，只好驅逐他們出星辰派，摧心四鬼成為星辰棄徒之後，其行事作風越是肆無忌憚。

江湖傳言，摧心四鬼，在一日之間被人殺盡，還是一名不足二十歲的少年動的手。動手的少年會是浩陽嗎？江湖人士皆說少年義舉，為齊州除一大惡。

信佛者不殺生，若殺一惡貫滿盈之人，可救下千萬人，那該不該殺？難道佛的慈悲承受不了一滴血的重量？

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救千萬人大於救一人嗎？

雖是佛法無邊，但眾生須抱有質疑在心，信若過執，是為盲信，也是迷信。

何為葷？何為素？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菩提，牛、豬、羊是生命，茶葉、花木、蔬果也是生命，眾生平等，對葷素卻起了分別心。

若懷著敬畏之心食用，葷素又有甚麼分別呢？

修行路萬千條，戒律不過枷鎖。重點應在於存善念，做善事。食肉或否，只是粗枝末節，若糾纏到此，倒顯執拗。

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執著於有形有相，均不利悟。

一連串的問題，並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，只留理不清、剪不斷的質疑。

一天早上，我辰時起身，照常梳洗之時。

山下，猛然傳來一道聲音道：「瀚，我來了！」

那是浩陽的聲線！他回來了？小屋位置離山腳甚遠，浩陽還能將話語傳至這裡，字字清晰，餘力連綿不絕，想不到短短數年不見，他的功力竟進步如斯。

論內力，恐怕天下已經無人可出其右，浩陽實力驚為神人，已經達到威震寰宇之境界。

我運盡內力，呼叫道：「浩陽，我在山腰木屋。」喘息一會，還不知聲音能否傳至浩陽耳中？

我十分高興，立即去燒水，從櫃子取出我栽種出最上乘的茶葉，放在紫砂壺中，之後將沸騰的水斟入紫砂壺，熱水浸過茶葉，再合上蓋子，稍等片刻，就能沖泡出茶葉的味道，一壺清爽淡雅的茶，便完成了。

茶葉在壺中浸泡的時間，門口傳來拍門聲，我應聲開門，來者是一名劍眉星目的青年，正是浩陽。

「想喝的時候，還要那麼繁複的沖茶步驟，那豈不是會渴死。」浩陽從腰間拿出一大酒罈。

我心想浪費了那些茶葉。

「啊！這才大快朵頤！」浩陽大口大口喝著酒，酒水沿著下巴流至衣領胸襟。

我本來顧著泡茶，現在才留意到，浩陽的背上多了一柄黑刀，凌厲霸道，他眉宇之間更是多了一份戾氣。

江湖改變了他，悄然改變了他，也許他本性如此。

「你不喝？」浩陽遞過酒罈給我。

我搖頭道：「我不飲酒。」

「男子漢豈能不沾酒水？掃興！」浩陽嘖嘴道。

「對了！山腰大樹阻路，我隨手便斬了。」浩陽漫不經心道。

我深深嘆息道：「唉！」

浩陽不解地說：「只是一棵樹而已。」

我：「你可知道這棵大樹已有百年之齡，讓它靜靜佇立不好？」

「瀚！當斷不斷，必受其亂。」浩陽斬釘截鐵般道。

我有些不悅道：「樹木又可以怎樣禍亂人呢？」

「它擋了我的路，所以我就斬它！」浩陽傲睨萬物般道，該說是果斷還是武斷呢？

這幾年來，浩陽經歷了甚麼呢？變得越來越驕橫傲慢。

「說不定後人還會感激我開山闢路之功。」浩陽眼珠轉動道。

我慢道：「一樹一木，一花一草，也有生命。」

「那你平時所食的蔬果？現在茶壺中正在沖泡的茶葉呢？它們就沒有生命嗎？況且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也許大樹期待有人替它解脫。」浩陽理直氣壯道。

「強詞奪理。」我打算說出這四字時，又轉念道，浩陽沒有這方面的悟性，他不會明白的，我呼了一

口氣，嚙了一口茶，把想說的話吞回肚裡，只說：「罷了。」

屋中兄弟兩人，各自飲酒喝茶，氣氛稍為尷尬。

「瀚，這座荒蕪的山，到底有甚麼好住？快跟我下山。」浩陽以命令的語氣地說道。

我心中有氣，冷冷問道：「為何會武功就要闖江湖？」

「你不想闖江湖，那回星辰派吧！師父和妍雪甚是掛念你。」浩陽又道。

我一怔，答道：「我喜歡留在山中，以花草樹木為伴。」

我又說：「妍雪就交你照顧了。」

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

我似乎參考了小乘佛法的修為方式。

江湖偌大，我不能停止眾多紛爭，但我可以抽離，獨善其身。神通尚不敵業力，何況我只是凡人。

入世，初心就會改變，那是無可避免。我不想改變，我怕有朝一日，變得面目全非，連自己也認不得。

我很消極？也許吧。人世間的權勢、慾望和仇恨，這些都會深深抓住你，你掙脫不能，只能縱身躍下深淵，爭名奪利。

最終只能說也是身不由己。貪嗔癡的根，一旦在你心底種下，發芽成長，根深蒂固只是遲早的事。

江湖中，你殺我，我殺你，要殺到何時？

不求聞達，只求超脫。

長青一會是一口不殺人的劍。

待續

第十章《慈悲》其一

我叫宮浩陽，名字的由來是，成為太陽，炙熱無比，浩亦通昊，昊陽貫世，赫赫炎炎。

師父始終不教我用兵器，我知道師父不教的原因是我不及瀚慈悲，若說其他人慈悲，我一定會嗤之以鼻，但瀚不是偽善，他是真的慈悲，那份悲天憫人的心，沒有任何人比得上瀚。

而慈悲又該是甚麼心態？我能理解嗎？我十六歲那年，武功大成，準備闖蕩江湖。

「陽兒！你天賦異稟，根基更是高得驚人，師父也快要不是你的對手。」師父叮囑道：「但是你戰技不足，缺乏與人對戰的經驗，那是十分危險，容易吃大虧，總之萬事小心！」

我答道：「知道。」但我還有一個重要目的，就是找到殺我父母的仇人，將其殺死，可是我不想師父擔心，只好不說。

我到處查探消息，終於查到殺我父母兇手叫徐珏楓，他會在齊州的一座青樓出現，我在樓外等候。

果不其然，徐珏楓匆忙趕至，背上有一大黑刀，他老了，面容有所改變，但我還認得他。

我立馬截殺，大叫道：「徐珏楓受死！」

徐珏楓疑惑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我斥道：「你連我也忘了？」

徐珏楓眉頭稍皺道：「我真的想不起，你是？」

我道：「當年你殺我父母！」

徐珏楓似是記起：「我有急事辦，你讓我處理，過後，我親自領死。」

我斥道：「你妄想藉詞逃走！」

徐珏楓說：「我不是想逃！只是我鄰居有一個女兒，她被當地的惡霸捉走了，我要趕緊去救她！」

我怒道：「廢話少說，現在我就要為父母報仇！」

我暗自激動，九年，足足是九年！我終於可以報仇了。

我與徐珏楓在街道糾纏間。

忽然，一少女從二樓房間窗戶跌至街道，只見她衣衫不整，她躬腰蜷縮著身體，白哲的背肌露出一道道頗深的血痕，雙手交叉掩著胸脯，手腕血紅，手掌卻不自然地向下垂，仔細一看，她的手筋全被割斷。

「素女！」徐珏楓急道，他馬上脫下外衣，披著那少女身上，徐珏楓右肩包著微紅的繃帶。

少女悽慘無比地哭道：「叔叔！」

徐珏楓咬緊牙齒道：「素女，是我來遲了。」

素女眼神空洞，萬念俱灰地道：「叔叔，我沒有面目苟留人世，你可否了結我的生命？」

徐珏楓驚道：「你講甚麼啊！」

「素女，生存下去總有希望啊。」他轉身背向那少女歎氣道。

我心念電轉，這個徐珏楓說可容易，一個黃花閨女被玷污，在大街當眾受辱，她心中要承受多大的痛苦，又該如何面對三姑六婆那些虛偽的嘴臉，旁人的流言蜚語只會不斷折磨她，加上她手筋盡斷，日後連照顧自己的能力都沒有。

我遂走近，握實拳頭，俯首問道：「姑娘，你真的想死？」

「是！」素女楚楚可憐道，但眼神異常堅定，我便一掌拍往她天靈蓋，徐珏楓阻止不及，素女頭骨已被震碎而死。

素女！我會替你報仇的。

徐珏楓急道：「你！」

如果受害的人是妍雪，我還下得手嗎？

樓上房間傳出有一道聲音道：「死得好！哈哈！」

我循聲向上望至，只見一男子哈哈大笑，那人五十歲左右，神態猥瑣，衣著奢華，身型肥胖。

我怒不可遏，雙眼死死瞪住那人。

那人又道：「如何？有本領便上來殺我！」

本就握緊的拳頭，握得愈加用力，直至掌心出血，這個衣冠禽獸非死不可！

我走向青樓大門，徐珏楓卻拉著我肩膀道：「少年勿衝動，樓上那人是齊州首富林氏，他重金聘請了摧心四鬼作護衛，你去只是送死！」

摧心四鬼？星辰叛徒，是師父口中的強者，我能贏嗎？我一定要贏！

我說：「哼！難道就要讓他為所欲為？姑娘的仇呢？」

「摧心四鬼，十年前已成名江湖，你初出茅廬，怎會是對手？」徐珏楓淡淡說：「素女的仇，徐某會負責，今日徐某前來，就已有戰死的準備，不用你幫。」

徐珏楓雖是我仇人，但不是全然的惡人，沒有最壞的人，只有更壞的人。

我反手拂開徐珏楓的手，笑罵道：「徐珏楓！我不是助你，只是我想殺人，尤其是樓上那人，殺了那人後，下一個便要殺你！」

徐珏楓說：「你...」

我打斷他道：「哈！你要逃就快些。」

我不再理會徐珏楓，徑自走至青樓門口，門外有兩名中年侍衛，其中一人阻止道：「小子，不準入內。」

我冷冷道：「退開，我饒你們不死。」

另一人道：「年輕人，我好心勸你一句，閒事莫...」話未說畢，我已一掌打中那人胸膛，電光火石間，他跌在地上，胸骨全然粉碎，已然斷氣。

那侍衛見同僚死去，叫道：「楊大哥！」他馬上拔刀劈向我，我以左手的食指拇指夾著其刀刃，那人掙脫不得，又不肯兵刃脫手。

我右腕隨手一掌，他便與他同僚的死法一模一樣。

我不管你有甚麼故事？無不無辜？罪不至死？擋我的路就要死！我非是正義，只是想做就做，僅此而已。

我嘴角微微翹起，我為天下除掉兩個助紂為虐的惡徒。

不知是哪裡傳出的男聲，他顫抖道：「殺人啊！」青樓眾人聽到有人死亡，心下駭然，皆作鳥獸散，紛紛逃出青樓。

然而，樓梯間已站了四人，絲毫不動，那四人身穿勁裝，我心想他們定必是摧心四鬼。

江湖中一流的高手！

我慢步走向樓梯間前，大聲斥道：「狗奴才們！你主人在哪？」

待續

第十章《慈悲》其二

摧心四鬼，四人的年紀在三十至四十歲間，四人所持武器各異，一槍一刀一劍一拳。

第一人，身穿一襲棕色衣袍，身材高大，右手拿著一長槍，槍約半丈，金芒閃爍，他站在三人之後，似是四人中的指揮者。

第二人，耳廓方正，手持著一把銀白長刀，看起來如劍一般輕盈，他的刀式應該是走陰柔一路。

第三人，袍色鵝黃，腰間懸掛著長劍，那人眼神冰冷，外貌卻是平平，沒有任何特別之處。

最後一人，雙拳包裹著泛黃繃帶，那人矮過我兩個頭，望落年紀最小，他道：「大哥，那小子交我。」

棕衣槍者道：「老四，勿輕敵。」

若摧心四鬼同時圍攻，我難以取勝，幸好他們見我年少，欲讓繃帶拳手單挑，那是我先輕取一人的機會。

繃帶拳手嘲笑道：「小子，年紀小小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受死吧！」

我心中暗道：「你才不知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」

繃帶拳手從樓梯口衝至我面前，他雖矮小，卻十分敏捷，身影忽前忽後，難以捕捉，一輪急攻，連環快拳，那是北斗開陽功。

那繃帶拳手內力遠不及我，即使我全不防守，只憑內力護體，憑其拳頭，斷傷不到我，但我必須示弱，才能使其餘三鬼誤信拳手可以處理我。

於是我施展師父所教的推雲手，雙手運使暗勁，拍走拳手雙拳，以柔制剛，將拳勁一一推開。

繃帶拳手忿忿不平道：「小子有本事別躲！」

我嘲諷道：「哈！小鬼有本事就打中我。」

繃帶拳手的怒火更熾，我欲速勝，故露破綻誘敵，他不虞有詐，向我腹部打出一拳，我早以凝聚北斗天璇功，功力入體，全然化消。

繃帶拳手在打中我的一瞬，察覺有異，他欲收拳，調整身位之際，我左手已緊握其手腕，他掙脫不得。若我不鬆手，他定要斷腕才能逃脫。

我叫道：「哈！抓到你了！」

我運起北斗天權功，左手輸出寒冰真氣隨繃帶拳手的手腕進入到其穴道，他內力本遠不及我，無從招架，凍氣侵襲，頓時癱軟，我轉使北斗天樞功，一掌擊中拳手腹部，掌力澎湃灼熱，他吐出鮮血，我打算以亂拳先取下一人。

忽然，半空閃出一道銀光，原來是四鬼中的銀白刀客上前揮刀，欲解繃帶拳手之困，我若鬆手，拳手便得喘息之機，又會再攻上。

我正躊躇間，急速銀刀卻被一把黑色大刀所擋，來者正是徐珏楓，我便乘勢揮出亂拳，挾帶炎屬內勁，打得繃帶拳手失去意識，傷重不起，我亦沒有時間確認他生死，因為拳手只是四鬼中最弱的一個。

棕衣槍者首露訝異臉色，但隨即回復鎮定道：「你竟能使用北斗神功中的天璇、天權和天樞三種內功，哈！星辰派小子報上名來。」

「星辰派宮浩陽！」我昂聲回道。

棕衣槍者譏笑道：「嘿嘿！星辰派的掌門還是宮擎洋老賊？」

「摧心四鬼，人如其名，四隻小鬼，不過爾爾。」我反唇相譏道。

我意在激他們一擁而上，自亂陣腳，好讓我趁亂逐一擊破。

棕衣槍者說：「我所修煉的是北斗天衡功，那是北斗神功中最為複雜的，就連你師父也練不成，小子！你的天璇內功絕不能化解，我看你是可造之才，給你一個機會，改拜我作師父，我便悉心教授你天衡功。」他聲音響亮，顯然蘊有渾厚內功根底。

我說：「呸！」

他不是胡說，天衡功非陰非陽，非剛非柔，天下幾乎沒有內功可以與之抗衡。

棕衣槍者又道：「老二，徐珏楓交你，老三，小子交你，不留活口。」他說罷卻不行動，只留在樓梯間

「是！」黃袍劍豪和銀白刀客同時說道。

兩人猶有默契，黃袍劍豪立刻刺向我，長劍連劃，我便急忙後退閃避，若是拳打腳踢，我還可以北斗神功抵消傷害，但利劍不同，若我中劍流血，體力流失，定必不敵。

黃袍劍豪劍勢不衰，刺擊快速，我只好左右閃避。

徐珏楓與那銀白刀客交手，刀光閃爍，卻是各有千秋，刀客銀刀，斬掃劈撥，招式難測，徐珏楓的刀招卻沒有那麼花俏，該說是以力破巧，按此戰況，兩人勝負難分。

銀白刀客卻冷笑道：「徐珏楓！沒有了你義兄蘇時雨，你還能在我手上撐多久呢？」

「哼！」徐珏楓不屑道。

銀白刀客又道：「三月前，也是類似現在的場面，面對大哥、三弟和四弟的圍攻，蘇時雨竟然可以將戰局打成平分秋色，你義兄的軟劍可真是天下一絕。」

銀白刀客繪聲繪色地說：「可惜你太弱了，嘿嘿！被我刺穿了肩膀，蘇時雨還要為了掩護你離開，中

了我大哥一掌，他還在養傷吧？你知道今日有何不同？今日，你和那個小子都要死在此！徐兄弟，你肩膀開始滲血了，哈哈！」

「大耳朵，廢話真多！」徐珏楓疾言厲色道。

我轉向觀察棕衣槍者，他不參戰，在樓梯口掠陣，若劍豪刀客，任一勢弱，他便出手救援。

黃袍劍豪不會是我的對手，可是我亦不能速勝。

而那個棕衣槍者最為棘手，現在徐珏楓牽制銀白刀客，若棕衣槍者馳援，戰局不利，我要盡早解決黃袍劍豪，阻礙棕衣槍者支援。

「你還有...分心的...餘力...」黃袍劍豪僵硬說道，好像逐字吐出一般，語氣毫無情緒，十分詭異。

「憑你也想敗我？你需要更努力。」我挑釁道。

黃袍劍豪卻是沉默，攻守嚴密沉穩，仍不冒進，真是棘手！

我與黃袍劍豪纏鬥間，徐珏楓後勁不繼，漸落下風，險象環生，我欲支援。

突然，棕衣槍者將黃金長槍擲向我，糅雄厚內力，挾千鈞之力，極快破空而來。

那是北斗天衡功，我的天璇功不能化消，但我不用消弭這非剛非柔的內力，我只需要擋下長槍。

待續

第十章《慈悲》其三

我立馬運起十成天樞功內力，雙手合十，接住槍尖，承受磅礴巨力，連步後退。

我被轟退三尺，勉強接下長槍，那金光尖頭與我咽喉只有分寸之遙，千鈞一發。

滿腔熱血湧上心頭，這拼命的快感！刺激！痛快啦！

北斗天樞功，九分陽，一分陰，最為霸道兇猛，我握起長槍，飽提真元，灌入槍身，長槍燒到火紅，我再往棕衣槍者奮力一擲。

那棕衣槍者料不到我竟能接下，現在他卻畏懼，不敢硬接，又閃避不及，槍頭已深深插入其右肩，殷紅鮮血噴湧而出，隨即被熱氣蒸發，化成紅霧，他暫時動不了。

棕衣槍者慘叫一聲，劍豪刀客急道：「大哥！」

棕衣槍者忍痛叫道：「勿管我，先專心應敵！」聲音響亮。

我衝前牽制黃袍劍豪，他挺劍疾刺，向上下左右四個方位，連刺四劍，我以拳勁抵擋，又向黃袍劍豪面頰拍出一掌，他以劍身所接，氣勁橫掃，他嘴角流血，但我要一招制敵，仍然難為。

另一邊廂，徐珏楓竭力苦戰，他似是體力不足，銀白刀客也感受到，其攻勢更密更急，而徐珏楓的黑刀揮得越來越慢，銀白刀客快刀刺中其腹，徐珏楓勉力用黑刀擊退攻勢。

徐珏楓喘息間，黑刀向下撐著地面，銀白刀客見機不可失，欲一舉擊殺，橫刀一撩，徐珏楓定必會被割斷頸喉。

徐珏楓命危之刻，我用力一腳，踢得他向後彈飛三尺，我罵道：「沒本事就退下！」

黃袍劍豪和銀白刀客亦不遲疑，皆同時攻向我，刀劍輪流攻守，配合無間。

我奮力搶攻，他兩人忽進忽退，二十餘招間竟難分上下，刀劍圍攻，委實是嚴密無倫，毫無破綻，我只好拉近對戰距離，使刀劍無法全力施展，盡量以推雲手，撥開刀刃劍鋒，先求不敗。

在我苦思如何突破之際，背後傳來一道聲音道：「小子接刀！」那人不是徐珏楓，又會是誰？

黑刀凌空旋轉飛入，來得好！

我接過黑刀後，才知徐珏楓不能持久的原因，因為這柄黑刀奇重無比。那是一把兩面刃，沉重使其斬擊，威力無匹，但揮動越久，越吃力。

但這是只是對常人而言，對我來說，黑刀毫無弊端！我舞動黑刀，兩刀一劍一交擊，震得劍豪刀客兩人，兵器幾乎脫手。

我乘勝追擊，雙手握緊刀柄，天樞功力聚至黑刀，全力橫砍，對方兩人，刀劍交疊，合力抵擋。

那是關鍵一擊，若是還不能克敵制勝，我再難佔上風了。

啊啊啊！

黑刀已砍斷刀劍，順道斬斷了刀劍主人的腰骨。

棕衣槍者忽然冒出，牢握槍身，力達槍尖，直取我胸口，平直快準，我側身左傾，堪堪避開長槍，以腋下緊夾槍桿，右手五指握實，再向後猛力一拉。

棕衣槍者被拉至我面前，我見時機已至，揮出左掌，他立即接掌應對，使出北斗天衡功，非陰陽，異剛柔，沛不可當。

雙掌甫交接，棕衣槍者訝異道：「那不是北斗神功！」

我說：「你可知道北斗神功還有兩路隱藏的功法。」

棕衣槍者道：「胡說！」

我輕笑一聲。

北斗神功為星辰派的無上內功寶典，若說星辰派之所以能維持第一派地位的原因，北斗神功可佔了六七分。

北斗神功的概念源自北斗九星，分別是天樞、天旋、天璣、天權、玉衡、開陽、搖光、左輔和右弼的九星，但左輔右弼之兩星漸漸隱失，七現二隱，世人漸漸只道北斗七星。

而北斗神功中，如九星般，含有九種內功，各有特色，左輔為純陽功，右弼為純陰功，然而左輔、右弼的威力卻不及其餘七功，被認為只是輔助的功法，百餘年的傳承，越來越少人修練，但畢竟是北斗神功中的九分之二，不敢失傳，於是只有掌門等高層才能翻閱。

我運使北斗右弼和左輔兩功，兩股至陰至陽的內力融合，合陰陽，納剛柔，匯虛實，太陰生少陽，太陽生少陰，陰柔剛陽，相濟並重，功力再上一層，成就一股浩瀚之力。

北斗天衡功破！

棕衣槍者大驚：「我的天衡功！你...」

陰陽之力傾瀉而出，源源湧入他體內，他就像鼓脹了的皮袋，還不斷膨脹，終至爆體而亡。

驚濤內力反衝，忽感口腔一甜，我擦掉嘴角的血液，又斬下繃帶拳手的頭顱，以防他詐死脫逃。

其後，再慢步走上二樓，一房間傳出中年聲音道：「你別進來！」

我推門，門卻鎖著，隨手一掌，整道門應聲而破，形同虛設，那人更驚，哆嗦發抖道：「我很多錢！你想要多少？我全部給你！」

我舉起黑刀，瞄準他的頭部，準備劈下。

那人又求饒道：「萬事有商量，只不過是個女人吧！」

我本來打算一刀斬下他的頭顱，但我改變主意了，我要先斬他右臂左臂，再斷其左腳右腳。

他的哀嚎聲，十分動聽，他失去手腳之後，趴在地上匍匐，就像一條巨大的蟲子。

沒錯！他就是一條害蟲。

我再翻轉他的身軀，他四肢朝天，不對！他已經沒有四肢了。

我用刀剖開他肚子，等他的腸子慢慢溢出，然後踢他屁股，逼他前行，他在爬，但是沒有了手腳還叫爬嗎？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詞了。

總之，他爬得很慢很慢，拖著跌出來的腸子。

他本來吶喊得撕心裂肺，後來他逐漸不叫了，只有一下一下的呼吸聲。

我聽到他用著極小的聲量說：「光...兒...」

他兒子？我要不要殺掉他家人？罷了，禍不及家人。

最後，我用黑刀貫穿其胸口，了結這個狗彘不如的生命，這便是虐殺嗎？他值得此下場！

徐珏楓，下一個輪到你了。

待續

第十章《慈悲》其四

我將黑刀拋回徐珏楓，朗聲道：「是時候了斷你我的恩怨。」

徐珏楓左手掩著下腹傷口，右手把黑刀收回背上刀梢，他說道：「我不是你的對手，自會領死，但請你容我帶素女遺體回去，以及等我回家向妻兒交代一會。」

我說：「嗯。」

我見地上一袋白銀，隨手拾起，那便是我的盤纏。

徐珏楓默然抱起素女，徑自向西而走，我在後跟隨，落日餘暉映照著徐珏楓的身影，十分霞紅。

徐珏楓抱著素女的屍體邁步前行，步伐卻是踉踉蹌蹌，他腹中傷口，血液一滴一滴落入黃土。

我心中竟起了一絲猶豫之念，宮浩陽！他是你的仇人，你不可以同情他。

「沒用！抱一個人都做不好！」我一邊罵道，一邊伸手抱過素女。

徐珏楓卻誠懇地說了一聲：「有勞！」

向西走十里，土地變得貧瘠，連青草也是枯黃的顏色，明顯這裏是貧困的地方，我們走至一畝農田，一頭牛正在低頭吃草，牠卻是格外瘦弱。

不遠處有一間木屋，一中年婦人在門前行來行去，旁邊坐了一名臉青鼻腫的老伯。

我在門外放下了素女，中年婦人看到素女一動不動後，只是跪地掩臉痛哭，那老伯站了起來，他臉色鐵青，嘴唇抖動著，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

徐珏楓率先開口道：「素女是我殺的。」

「徐大俠，我們明白你已經盡了力。」老伯紅著眼眶，雙膝跪地道。

徐珏楓欲扶起他，下腹傷口不斷滲出鮮血。

老伯急道：「你的傷！」

「無礙！」徐珏楓扶起老伯。

徐珏楓掌心向著我說：「那位宮浩陽少俠已經為素女報仇了。」

老伯雙手揖禮，情真意切道：「多謝宮少俠！」

我面門一熱，只好微微點頭。

老伯蹲下，望著素女面龐，哽咽道：「我們想親自殮葬她的遺體。」

老伯又輕輕撫摸素女的髮絲，眼神盡是不捨之情，我悄悄放下了那袋白銀。

我和徐珏楓離開，步行一會，我卻聽見屋子中傳出一陣陣的細微啜泣聲。

我隨徐珏楓回家，我在房子一里外的空地等候，遠眺到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跑往徐珏楓懷中，徐珏楓摸了他頭頂一下，我想男孩定必是徐珏楓的兒子。

一女子見到徐珏楓回來，狂喜萬分，深深擁著他，徐珏楓說了一會，她瞪大眼睛看著他，表情變得驚訝，他定是說明他要死了。

徐珏楓妻子？她拉著徐珏楓的手腕，徐珏楓卻輕拍她的手背，我眼見徐珏楓與親人告別的情景，心中一凜，意志竟動搖了起來。

八年了！父母已經離開我八年！我很想念他們！

母親的背影，她在河邊躬下身子地洗衣，擦著洗衣板，我就在後方空地，舉著拳頭跑來跑去，裝作自己會武功的模樣，大喊道：「大俠飛拳！」

父親經過一天工作後回家，臟兮兮的，衣服內汗水乾透，卻混合了他的體臭味，餿臭非常，母親還笑他是臭賭鬼。

嘻嘻！

我很想多嗅一次父親的汗臭味，多瞄一眼母親的背影，深深記住父母的輪廓，認真數數他們的面容有多少的皺紋。

我想父母有很多很多的皺紋，他們平穩睡臥在床上，我握著他們的手掌，依依話別，父母再安詳地離去。

很想！真的很想！嗚咽...

我報仇心切，盡力修煉北斗神功，當中九種內功，我習得多一種，我便對得起父母多一分。

其實我很痛苦，只能以復仇為信念支撐著自己活著，透過不斷專心練武來分散注意力。

就算徐珏楓死去，也不能令父母回來。

但是！

除了替父母報仇外，我已經沒有方法可以報答他們的恩情，我吞嚥了一下口水，抽動了一下鼻涕，眼神在淚光之中變回堅定。

一刻後，屋子走出了徐珏楓和一名壯年男子，那男子年齡與徐珏楓相若，而他左手衣袖飄揚，袖中似是空無一物，他只有右臂。

他們與我相距一里左右，獨臂男拉著徐珏楓，向他耳邊竊竊私語，他有甚麼不見得光的事，還以為能夠瞞得過我，我運起內力，專心聆聽他們的對話。

獨臂男小聲道：「堂兄，你現在假裝自願領死，再趁其不覺偷襲他，我們再合力殺他。」

哼！儘管一試。

徐珏楓說：「煒弟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先莫說你我絕不是他的對手，何況今日他救了我的性命，我豈能恩將仇報。」

徐珏楓倒是恩義之人。

獨臂男道：「可是堂嫂和侄兒...」

徐珏楓搖頭道：「好了！我意已決，你不必再勸。」

「我之所以不帶你去對戰摧心四鬼，便是以防我不能回來，你就帶蘭兒和恆兒去一個新的地方生活。」徐珏楓說：「如今計畫不變，我不知道這個少年日後會不會對蘭兒恆兒不利，為了萬無一失，待我死後和少年走後，你便立即帶他們離開。」

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，千萬叫他們不可報復。」徐珏楓叮囑道。

獨臂男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徐珏楓走至我面前，對我說：「當年你父親和我父親在賭場爭執，你父親恃著自己有一些武功根底，打死了我父親，我為求手刃仇人，便努力學習武功。」

仇恨不外乎都是那些原因吧，仇恨只會不斷循環。

徐珏楓嘆道：「我不是故意要殺你母親，當時我收刀不及。」

「但冤冤相報何時了！我們恩怨，就以我之死終止。」徐珏楓言詞懇切道。

徐珏楓說：「請你答應我，無論發生何事，都不要殺我家人。」

我斬釘截鐵道：「好！我答應你，就算你的親人上門殺我，我都不會殺他們。」

徐珏楓激昂道：「你可以帶走這把烏黓，望你日後行俠仗義，做一名人人敬佩的大俠！」

我能感受到他那份豪情。

徐珏楓說完便以黑刀自刎，一抹斷頸封喉見血。

待續